



四書朱子異同條辨中庸卷之二



君子之道費而隱

輯畧 伊川曰費日用處

或問 十二章之說曰道之用廣而其體則微密而不可見所謂費而隱也

語類 費道之用也隱道之體也用則理之見於日用無不可見也體則理之隱於其內形而上者之事固有非視聽之所及者○問或說形而下者為費形而上者為隱如何曰形而下者甚廣其形而上者實隱乎其間而無物不具無處不有故曰費費言其用之廣也就其中其形而上者有非視聽所及故曰隱隱言其體微妙也

同 大全雲峯胡氏曰費字當讀作費用之費芳味反說文散財用也○陸稼書曰這一章言道無不在以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一

藏板

近譬堂

申明不可離之意所以歸之君子者以君子為能不離乎道也其實章內只就道言不說君子身上言費而隱講家謂子思因素隱之徒求道於虛無寂滅故特指而言之曰君子之道非徒隱也乃費而隱也此說似是而非中庸之作為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而作也豈專為索隱一流哉費隱皆就理言不可認氣為費認理為隱自夫婦之愚以下皆就費言而隱即在其中○呂晚村曰費隱平舉互舉固皆不是即而字轉側紆迴亦寫成兩片矣即費即隱方為切合

異 雙峯饒氏曰首章由體以推用故先中而後和此章由用以推體故先費而後隱蓋中間十章極論君子中庸之事皆道之用故也○朱氏公遷曰道字自

其發見昭著而言之中庸首章道不可離以下專以道之在已者言此章費而隱以下兼以道之在萬物者言

辨 按朱子既以費為道之用隱為道之體是費隱雖

有體用之分而其實則一道也若又以形而下者為費形而上者為隱則費者為物而隱者為道而可乎

其意蓋謂形而下者甚廣，皆此形而上者實隱乎其間而體之，乃能無物不具，無處不有，而如是之費也。纔說道之用，那體已在此，纔說費，那隱卽在此，無有二也。○此章大全諸說多依文衍義，未有透脫處。如饒氏謂此章由用以推體，故先費而後隱，細玩本文，只就費說而隱在其中，何嘗有由用推體之意。卽中間十章，只重知仁勇爲入道之門，又混以爲論君子中庸之事，皆道之用，亦頗欠頭緒。至朱氏公遷謂道不可離以下專以道之在己者言費而隱以下兼以道之在萬物者言，然則位天地育萬物，其亦無與於萬物，而道不遠人等，又何嘗不專於在己乎。况費隱之說亦卽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乃又有道不可須臾離，是無時不然，費而隱是無物不有之說，安分支離。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二

近譬堂藏板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

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

輯畧

問聖人亦何有不能不知也。伊川曰。天下之理。聖人豈有不盡者。蓋於事有所不徧。知不徧能也。至

或問

即其近而言之。男女居室。人道之常。雖愚不肖

亦能知而行之。極其遠而言之。則天下之大。事物之多。聖人亦容有不盡。知盡能者也。然非獨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也。天能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能形載而不能生覆。至於氣化流行。則陰陽寒暑吉凶災祥不能盡得其正者尤多。此所以雖以天地之大。而人猶有憾也。夫自夫婦之愚不肖所能知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道蓋無所不在也。故君子之語道也。其大至於天地。聖人不能盡。而道無不包。則天下莫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三

近譬堂藏板

能載矣。其小至於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行。而道無不體。則天下莫能破矣。道之在天下。其用之廣如此。可謂費矣。而其所用之體。則不離乎此。而有非視聽之所及者。此所以爲費而隱也。

語類

費而隱。只費之中。理便是隱。費有極意。至意。自

夫婦之愚不肖。有所能知行。以至於極處。聖人亦必有一兩事不能知不能行。如夫子問官名。學禮之類是也。若曰理有已上難曉者。則是聖人亦只曉得中間一截道理。此不然也。○聖人不能知不能行者。非至妙處。聖人不能知不能行。天地間固有不緊要底事。聖人不能盡知。緊要底。則聖人能知之能行之。若至妙處。聖人不能知不能行。粗處。却能之。非聖人。乃凡人也。○道無所不在。無窮無盡。聖人亦做不盡。天地亦做不盡。此是此章緊要意思。○問至大無外。至小無內。曰。如云天下莫能載。是無外。天下莫能破。是無內。謂如物有至小。而尚可破。作兩邊者。是中着得一物在。若云無內。則是至小。更不容破了。

附朱子曰。人多以至爲道之精妙處。若是精妙處。有

所不知不能便與庸人無異何足爲聖人這至只是道之盡處不知不能是沒緊要底事他大本大根處元無欠缺只是古今事變禮樂制度便也須學○夫婦之與知能行是萬分中有一分聖人不知不能是萬分中欠一分

同大。全。勿。軒。熊。氏。曰。此。章。有。大。小。費。隱。四。字。大。處。有。費。隱。小。處。亦。有。費。隱。○。新。安。陳。氏。曰。全。段。皆。是。說。費。在。不。言。之。表。而。不。可。見。者。爲。隱。○。黃。氏。洵。饒。曰。其。大。無。外。謂。無。所。不。包。如。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是。也。其。小。無。內。謂。無。所。不。有。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也。至。于。一。塵。之。微。一。息。之。頃。莫。非。此。道。之。理。此。皆。費。也。此。章。當。與。第。十。六。章。互。觀。費。而。隱。是。因。用。以。見。體。十。六。章。是。因。體。以。達。用。上。下。察。卽。洋。洋。上。下。左。右。○。新。安。陳。氏。曰。可。知。可。能。道。中。之。一。事。是。就。日。用。間。一。事。上。論。如。事。親。事。長。之。類。○。東。陽。許。氏。曰。聖。人。不。能。知。行。非。就。一。事。上。說。是。就。萬。事。上。說。如。孔。子。不。如。農。圃。及。百。工。技。藝。細。瑣。之。事。聖。人。豈。盡。知。盡。能。若。君。子。之。所。當。務。者。則。聖。人。必。知。得。徹。行。得。極。○。新。安。陳。氏。曰。天。覆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四

近譬堂藏板

而生物。地載而成物。以天地之無私。而生成之物。或有偏而不均者。當寒而寒。當暑而暑。作善降祥。作不善而降災。正也。乃有當寒而不寒。當暑而不暑。善而不祥。不善而災者。是不得其正也。是皆人所不能無憾於天地者。○林次崖曰。夫婦之愚。可與知能。此舉道之至小者言也。所知能何事。有家人日用之常。如耒耜井臼。亦是也。史氏以男女交感。當之誤矣。夫天地網緝。萬物化醜。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故曰。夫婦人倫之首。王化之端。據此。則男女交感。乃天地之一大事。物當然之理。以夫婦之知能爲道。亦必指事當其理而後謂之道。爾若不問當理與不當理。直指其交感處爲道。則是指氣爲道。與告子生之謂性。佛氏作用是性。禪家運水搬柴。無非妙用者。亦何異哉。○蔡虛齋曰。天能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能形載。而不能生覆。如何便憾得他。曰。如此。則見得天地雖大。於道亦只各得其一隅。必兼覆載生成。方爲道之全體耳。憾只是未足他意。惜其猶有未盡也。寒暑灾祥之不得

其正亦是有不足他意。蓋天地雖大亦形而下者也。終不免囿於氣數。道則形而上者也。所律乎形而下者也。故天地猶有可憾處。○天地之大或以形言。或以道言。主形言者謂若說天地之道大則天地已盡道了。又何以說人猶有所憾。主道說者以爲此與後章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一大字俱以道言。論語惟天爲大亦謂道大也。豈論其形邪。言道之用廣。雖聖人之德之盛不能盡。雖天地之大亦不能盡也。看來後說較長。蓋知聖人之高於夫婦者以德不以形。則知天地之大也亦以道不以形矣。

墨 呂晚村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不是說夫婦知道卽夫婦之愚道亦不離耳。與知只是萬分中一分。非道之全也。夫婦兩字只從居室而言。聖賢學問俱從此起。此纔是夫婦之愚可以與知不是云愚人不可以與知也。○聖人所不知總要看得極輕不是聖人不知知不是不能知却是必有不及到處。有聖人不會求知然在道却自不喫聖人知盡真是費也。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五

近譬堂藏板

之謂卽其近而言之男女居室人道之常。雖愚不肖亦能知而行之。史氏伯璿遂以男女交感爲言。近日晚村尤信其說。夫夫婦居室之間猶云處家之常耳。豈舍交感之外居室遂無事乎。况天地細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此乃精微極至之理。豈愚不肖之夫婦所能及卽末節或問云夫婦之際隱微之間尤可見道不可離處。知其造端乎此則其所以戒謹恐懼之實無不至矣。夫一知其造端乎此而戒謹不肖之所與知能也。林次崖謂以夫婦之知能爲道亦必指事當於理而後謂之道。若直指其交感處爲道則是指氣爲道。此論最精。或曰此但言道之費見其不遺於夫婦居室之間。非謂夫婦必能盡交感之道而後謂之知能也。曰夫婦之愚不肖旣不能盡交感之道則已不可謂之知能乎。道矣而道又何以見其費耶。况居室之間日用常行頗有爲愚不肖之所知能者。却又置之不講。忍棄而絕之於道外何耶。○侯氏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所不能如孔子

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恐只是大畧說故朱子謂不必過爲此較。如問禮問官固是不知纔問然既問則亦知矣。恐只是時之所窮力之所阻耳目之所不及故亦有不知能程子謂農圃百工之事孔子豈能知。恐農圃種植百工技藝之事聖人亦未缺得。○虛齊謂道之用廣雖聖人之德之盛不能盡。雖天地之大亦不能盡也。聖人之高於夫婦者以德不以形。則知天地之大亦以道不以形。此說最是。若謂形體大便當無憾亦說不去。總之一落氣質便有限量。雖聖人聰明天亶宜無所不知能。然纔落氣質便有耳目之所阻材力之所窮天地之大於穆流行宜亦無所憾。然既落氣質則覆載定有偏寒暑災祥定不能盡得其正。若道他自無憾處。

神按呂晚村謂夫婦所知能與聖人所不知不能總在粗淺細微處看。此句甚好益精微極至彼愚不肖之夫婦豈遽知能不過日用常行間偶有理會處聖人於精微極至自無不知能之理其不緊要者無非粗淺細微也。至寒暑災祥不得正。自人視之亦煞甚。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六 近譬堂 藏板

大了然在天地不過一事偶然如此初無傷天地全體故亦可作粗淺細微一例看。○常解作就君子之道而語其大說則君子之下須添之道二字。而於本文亦欠順。不知惟君子爲能盡道則亦惟君子爲能語道矣。或問明作君子之語道說最直捷當從。○聖人既有不及到處即是聖人闕少矣。而晚村又謂不曾闕少亦太深曲正爲聖人闕少道不闕少道乃更費於聖人。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詩大雅旱麓之篇鳶鳴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爲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思

焉

巽 明道曰：鳶飛魚躍，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與緊為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弄精神。

或問：子思之言至此極矣，然猶以為不足以盡其意也。故又引詩以明之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所以言道之體用，上下昭著，而無所不在也。

語類：鳶飛魚躍，胡亂提起，這兩件來說。○問：鳶有鳶之性，魚有魚之性，其飛其躍，天機自完，便是天理流行發見之妙處。故子思姑舉此一二，以明道之無所不在否？曰：是。○鳶飛魚躍兩句，問曰：莫只是鳶飛魚躍，無非道體之所在，猶言動容周旋，無非至理出入語，無非妙道，言其上下察也。此一句只是解上面

如何？曰：固是。又曰：恰似禪家云：青青綠竹，莫匪真如。粲粲黃花，無非般若之語。○鳶飛可見魚躍可見，而所以飛所以躍，果何物也？中庸言許多費而不言隱者，隱在費之中。○問：鳶飛魚躍，集注一段曰：鳶飛魚躍，費也。必有一箇什麼物使得它如此。此便是隱在人則動靜語默無非此理，只從這裏收一收，這箇便在此。○鳶飛魚躍，只是言其發見耳。釋氏亦言發見，但渠言發見却一切混亂，至吾儒須辨其定分。君臣父子皆定分也。鳶必戾於天，魚必躍於淵。○鳶飛魚躍，某云：其飛其躍，必是氣使之然。曰：所以飛所以躍者，理也。氣便載得許多理出來，若不就鳶飛魚躍上看，如何見得此理？○問：中庸言費而隱，文蔚謂中庸散於萬事，即所謂費。惟誠之一字，足以貫之。即所謂隱。曰：不是如此。費中有隱，隱中有費。凡事皆然。非是指誠而言。文蔚曰：如天道流行，化育萬物，其中無非實理。灑掃應對，酬酢萬變，莫非誠意寓於其間。是所謂費而隱也。曰：不然也。鳶飛魚躍，上下昭著，莫非至理。但人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分將出來，不得須是於此自有，所以因謂明道言此，引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為證。謝上蔡又添入夫子與點說，天理自然流行，上蔡則形容曾點見道而樂底意。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七

近警堂藏板

思先生默然。又曰：今且要理會，必有事焉。將自見得，又曰：非是有事於此，却見得一箇物事在彼，只是必有事焉。便是本色。文蔚曰：於有事之際，其中有不能自己者，卽此便是。曰：今且虛放在此，未須強說。如虛著一箇紅心，時復射一射，久後自中。子思說：爲飛魚躍，今人一等忘却，乃是不知它那飛與躍，有事而正焉。又是迭教它飛捉教它躍，皆不可。又曰：如今人所言，皆是說費隱。元說不得，所謂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行，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孔子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是也。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人

近譬堂藏板

充滿天地無一物不可見。此理之昭著，如程子於子在川上章論道體，言曰：往月來寒，往暑來水，流物生，皆道體之顯然者是也。○問：如何是喫緊爲人處？雙峯饒氏曰：道體示人，也。觀鳶魚而知道之費，而隱猶觀川流而知道體之不息。○吳氏程曰：喫緊猶俗言著急。活潑潑地，是真見得道理在面前。如活底物相似，正如顏子卓爾。孟子躍如之意。○黃氏洵饒曰：此一節洞見道體之妙，而無疑上下察也。放之則彌六合，化育流行，正見得道不可離也。○活潑潑地，無物礙之也。致思二字，見理之在人心，無毫髮之間斷。若有間斷，便與天地不相似。其要在心，無毫髮之間斷。崖曰：上言夫婦可知能聖人，天地所不能盡，則此道無乎不在。固可意會矣。而其流行活潑之妙，則未見也。故子思復舉個鳶魚來發明他，見得此道在天地間，都如此活潑。如此昭著，日用之間，橫行直撞，無不喫緊爲人處。活潑潑地，言子思特揭個鳶魚來說，這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九

近譬堂藏板

在天地人物日用常行間都恁地活潑潑地拿他不住揜藏他不得此學者所以宜致思也○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自此推之日月星辰兩風雷露一鳶之飛也水火山石山川動植一魚之躍也自人言之大而君臣父子小而起居食息幽而暗室屋漏顯而宗廟朝廷亦一鳶魚之飛躍也自此章言之夫婦之能知能行此鳶魚也聖人天地之不知不能此鳶魚也此理流行天地間真隨處充滿無少欠缺亦無滯碍堯之則天以此則也舜之無爲而治以此治也周公之制禮作樂以此制作也夫子之一貫貫此也顏子簞瓢樂此也點之瑟見此也孟子之必有事程子之主敬所以求乎此也但人蔽於私欲而不自覺爾私欲淨盡則天理流行而無滯碍鳶魚之化在我矣此程子所以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同活潑潑地之說而謝上蔡謂勿忘勿助則知此與夫子與點之意同又云從此解悟便可見堯舜之氣象也○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此道之發用也而道之所以爲道則無聲無臭有非見聞之所可及處故章

句云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先儒以隱爲天命之性費爲率性之道蒙引用之愚所未喻○呂晚村曰上面說費在廣大無盡處儘放得開濶令人茫茫自失第三節又就其中變動流露處提出示人無所不在無時不然當下色色可會所謂喫緊爲人活潑潑地也上面是橫說此是豎說上面包羅全體此是在交接當機

異雲峯胡氏曰中庸言道字皆自率性之道說來費用之廣也是說率性之道隱體之微也是說天命之性纔說費隱卽在其中纔說率性之道天命之性卽在其中非有二也故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而道無不在卽朱子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也饒氏謂無性外之物是萬物體統一太極性無不在是一物各具一太極是也性無不在費也而性之所以爲性則隱也如鳶率鳶之性必飛魚率魚之性必躍於此見物物有自然之天物物有天命之性首章言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自第二章以至第十章無非率性之道亦無非

因其天命之性也天地間無非是此性之著見處造
端乎夫婦則是盡性之始事朱子曰幽暗之中衽席
之上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非知性命之理
者不足與語此○林次崖曰朱子語錄鳶飛魚躍費
也必有個什麼物事使得他如此便是隱此說稍差
按費是就無物不有上說故曰用之廣今以鳶魚之
飛躍為費則是指物為費非費之本義也薛敬軒讀
書錄云天地間只有理氣而已其可見者氣也其不
可見者理也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亦是認氣為費
認理為隱即朱子語錄意○陸稼書曰此章所謂大
即後所謂洋洋所謂大德敦化也即前所謂中所謂
天命之性也此章所謂小即後所謂優優所謂小德
川流也即前所謂和所謂率性之道也大是萬物統
體一大極小是萬物各具一太極大處有費隱小處
亦有費隱大全雲峯胡氏及蒙引皆以隱為天命之
性費為率性之道此未是存疑不主其說朱子語類
亦嘗辨之云不當以中為隱以和為費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十

近譬堂 藏板

魚之飛躍指點出化育流行之妙非必待推廣於鳶
魚之外而後見其上察也飛躍者是氣所以飛躍
者是理故飛天躍淵就是道之察上察下其字正指
道說乃次崖謂朱子認氣為費認理為隱亦誤甚矣
朱子本意蓋謂鳶飛魚躍莫非此理之用乃費之為
也必有個甚麼物事使得他如此却非見聞所及此
便是隱耳○文蔚謂中庸散於萬事即所謂費惟誠
之一字足以貫之即所謂隱朱子却說非是指誠而
言又曰鳶飛魚躍上下昭著莫非至理但人視之不
見聽之不聞分將出來不得須是於此自有所見觀
此則知朱子理解之細非諸儒之所能及蓋體物不
可遺者費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者隱也費却又隱
隱却又費此中都是誠誠又是裏面骨子知此則後
面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陳新安以微為誠
顯為不可揜之非立破矣○性是具於心者是道是
於事物者費是說任天地間許多事物無大無小都
是道道充滿流行於其間隱却是說道充滿流行於
事物者都不可見不可聞乃胡氏饒氏之徒皆以隱

既云莫亦此
理之用又云
必有中甚
廢物事使
他如紅似
理之外更有
一物事者子
具一統引逐
便足須求

為性費為道已謬矣。而陸稼書又以此章所謂大即大德敦化之大。又即前章所謂中。豈大至於聖人。天地所不能盡者。竟為教化之原乎。又豈中為天下之大本。而聖人天地竟不能盡乎。以此章所謂小。即小德。但就大德分散出來。便有流川之盛。豈單指莫破者。以為言而和為天下之達道者。又豈僅言其小無內乎。亦謬之謬矣。

禎按此節與上文又一箇意思。土只說費大費小。此又指其活潑流行。無有執滯。隨拈一鳶魚來說。都見上下昭著意思。至引程子喫緊為人之語。示人體道意在言外。謂此心不存。亦無以見化育流行之妙。耳後人必硬入子思語氣中。反非正旨。○觀此節則知橫冲直撞。都是這道理。流行故或問謂無一毫空闕一息間斷。已兼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在內。而講家猶單以為無物不有何耶。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十一

近譬堂藏板

結上文

或問造端乎夫婦。極其近小而言之。察乎天地。極其遠大而言也。蓋夫婦之際。隱微之間。尤可見道不可離處。知其造端乎此。則其所以戒謹恐懼之實。無不至矣。易首乾坤而重咸恒。詩首關雎而戒淫泆。書記釐隆禮。謹大昏。皆此意矣。○曰然則程子所謂鳶飛魚躍。子思喫緊為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者何也。曰道之流行。發見於天地之間。無所不在。在上則鳶之飛。而戾於天者此也。在下則魚之躍。而出於淵者此也。其在人則日用之間。人倫之際。夫婦之所知所能。而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者。亦此也。此其流行發見於上下之間者。可謂者矣。子思於此指而言之。惟欲學者於此點而識之。則為有以洞見道體之妙。而無疑。而程子以為子思喫緊為人處者。正以示人之意。為莫切於此也。其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則又以明道之體用。流行發見。充塞天地。亘古亘今。雖未嘗有一毫之空。

闕一息之間斷然其在人而見諸日用之間者則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後有以自覺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活潑潑地亦曰此心之存而全體呈露妙用顯行無所滯礙云爾非必仰而視乎鳶之飛俯而觀乎魚之躍然後可以得之也

語類

問上下察是此理流行上下昭著下面察乎天地是察見天地之理或是與上句察字同意曰與上

句察字同意言其昭著徧滿於天地之間○問上下察與察乎天地兩箇察字同異曰只一般此非觀察之察乃昭著之意如文理密察天地明察之察經中察字義多如此○問中庸言造端乎夫婦何也曰夫婦者人倫中之至親且密者夫人所為蓋有不可告其父兄而悉以告其妻子者昔宇文泰遺蘇綽書曰吾平生所為蓋有妻子所不能知者公盡知之然則男女居室豈非人之至親且密者歟苟於是而不能行道則面前如有物蔽焉既不能見且不能行也以孔子有言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造端乎夫婦言至微至近處及其至也言極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三

近譬堂藏板

盡其量○問中庸說道之費隱如其大且妙後面却只歸在造端乎夫婦上此中庸之道所以異於佛老之謂道也曰又須看所謂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處聖人之道彌滿充塞無少空闕處若於此有一毫之差便於道體有虧欠也若佛則只說道無不在無適而非道政使於禮儀有差錯處亦不妨故它於此都理會不得莊子却理會得又不肯去做○朱子曰造端乎夫婦言至微至近處及其至也言極盡其量夫婦則情意密而易於陷溺不於此致謹則私欲行於玩狎之地自欺於人所不知之境人倫大法雖講於師友之前亦未保其不壞於幽隱之處倘知造端之重隱微之際戒慎恐懼則是工夫從裏面做出以之事父兄處朋友皆易為力而有功矣○**蔡虛齋**曰察乎天地即所謂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而天地聖人之所不能盡者皆在其中矣若鳶魚一節則不必專屬於遠大亦不必專屬於近小○**呂晚村**曰上面都是將道理難散了說或指頭或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三

近譬堂藏板

指尾或隨手拈舉到此下一總結正是包羅貫串將上面言語不能到處處補密實無少缺欠其著意在造端與及至中間連合一串無非實地今人開眼便止見得夫婦天地兩頭便嫌總結上文復疊無意味於是加主責重君子體道工夫硬與章句作敵也○艾千子云造端猶言下手入門工夫耳乃君子入道之始事非謂天地造化之理始於夫婦也造端夫婦以見道始於日用彝倫方是君子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不可斯須離道之意此夫婦字即此章與知與能後章子臣弟友宜室家樂妻祭父母其順之旨非禮始男女化起陰陽合生於兩愛生於欲之謂也此天地間大道理與君子入道工夫何涉不知此章總說道體下八章又就此章節節推明各有本義無一複疊如千子言則下數章皆重出矣看此節註只結上文三字則造端及至是就上文兩頭總數包括語造端非下手入門及至察乎非成功究竟也到不遠入章乃漸推出兩頭輕重來就人身上說素位章又就身所處之位上說遠邇高卑章方在推行之序

上說即此三章以至問政章亦只是虛指道理如此皆以申明道不可離之意不言君子不離道之功而不離道之功已在言外自鬼神章開出誠字問政章末開出明誠天道人道為下半部中庸張本方是說君子體道不離之實上半部只講道之費隱未之及也○黃際飛曰講家誤以末節為君子體道說彼徒見或問夫婦之際以下語涉工夫又見語類亦有言工夫處不知或問正解末節處只在前四句餘俱推言之語類為人講學語中言外皆可推闡豈可以言外意而闡入語中乎不得以此亂章句正旨

異大全新安陳氏曰總結上文謂君子之道始乎夫婦居室之間及其極至則昭著乎天高地下之大造

端夫婦結夫婦與知能行及語小莫能破數句察乎

天地結聖人不能知行及語大莫能載包到鸞魚上

下察處該括盡矣人苟知道造端乎夫婦則見道之

不可離而男女居室之間有不敢忽者矣○林次崖

曰造端猶云起頭也君子之道自夫婦處起頭及到

那盡頭盡角處則昭著乎天地之間而無不在矣○

結上文之意，用個造端字，亦不苟。此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意欲人知所用之力也。○呂晚村曰：中庸特下夫婦二字，不是泛然。天地者，造物之大夫婦也。故曰：天地細組，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又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有所錯，道理次序如此。聖人功用亦如此。宇宙感應變化云為，無不由此。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中庸特於此章提出此意，下章卽指子臣弟友與易傳之理相會，昭然可見也。故註下居室之間四字，亦正不泛。然吾舉此說，人多信不及，且有譏笑之者。只緣今人渾身是人欲，而於此尤爲人欲之極，看得曖昧醜褻，不可以口宣而筆書者，不知聖人却看得此爲天理之極大極微處。戒懼慎獨，正於此下手。於此能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則其餘倫物皆無難盡難通之處矣。○揆或問造端乎夫婦，極其近小而言之，察乎天地，極其遠大而言之也。極其二字，宜玩。正見道不盡於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古

近譬堂 藏板

夫婦天地極其近小，則便造端乎夫婦。極其遠大，則便察乎天地。全在兩乎字，得意中間正包却了。多少。○通結上文，人祇以爲復衍無味。於是將君子體道工夫，強排硬入，不知大莫載，小莫破，是就道之充滿處說。鳶飛魚躍，是就道之流行活潑處說。此節兩意俱有。造端至察，是充滿於大小意思，以言其端便造端乎夫婦。以言其至便察乎天地。便是流行活潑於上下意思，惟其包括上文盡故曰結上文。自陳新安分結莫載破，而以鳶魚上下察包在察乎天地句內。遂將兩乎字一及其之神抹却矣。卽把流行活潑一段意，亦抹却矣。○分明是說道造端乎夫婦，察乎天地，而講家竟說成君子造道始於夫婦，其終察乎天地矣。卽道之造端至察，亦須活看。道原非先有夫婦而後有天地。造端原不可認煞，只是提起夫婦，他便見端乎夫婦。提起天地，他也便昭察乎天地。是因上文有夫婦與知能天地，猶有憾許多說話。此處纔下造端至察字，非劈空說道造端乎夫婦，而後察於天地也。時解竟似道有起止矣。且上文不止說夫婦天

得未曾有

地中間還有聖人推之又有鳶魚即章中亦是約畧指點未說得盡茲用兩乎字一及其正欲於章中已及未及包括無所不盡耳今人見朱子或問有易首乾坤而重咸恒詩首關雎而戒淫泆語而語類亦有夫婦為人倫中至親至密之說于是遂以夫婦居室為指男女帶精而言且謂天地亦造物之大夫婦而引易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之語以釋之予謂如其說則是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則道亦造端于天地而未嘗造端乎夫婦也况天地既為造物之大夫婦下而鳶魚亦皆陰陽妙合絪縕化生則天地間萬事萬物一夫婦盡之矣而又止謂其造端夫婦何耶且夫婦已統天地而又推言其至為察天地何耶不通甚矣豈知或問只極其近小而言之極其遠大而言之二句是解本文正意自夫婦之際隱微之間尤可見道不可離處以下是講君子用功於此最細微而難盡故說知其造端乎此則其所以戒謹恐懼之實無不至矣夫一能謹之於此則戒謹恐懼便到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五

近譬堂藏板

無不至田地可見至細至難豈是尋常愚不肖之夫婦所能及而謂其與知與能耶朱子此言另是一段說話與本文正意不相牽扯至語類謂夫婦者人倫中之至親至密者夫人所為蓋有不可以告其父兄而悉以告其妻子則男女居室豈非人之至親至密者歟觀此一段則朱子亦但謂夫婦居室之間至親至密乎何嘗指陰陽交構而言只親密之地易於狎褻燕妮豈知至微至隱正即道之所托以自露端倪者能戒慎恐懼方是工夫從裏面做出而事父兄處朋友皆易為力而有功矣○夫婦只當近小字看天地只當遠大字看夫婦居室之間至隱至微何其近小然道之端倪呈露每始於此所謂其小無內也天地的廣盡上盡下何其遠夫然道之昭著充塞瀰滿乎此所謂其大無外也然時而造端時而至察合來又見流行活潑之意

禎按艾千子以造端為下手入門工夫晚村既闢其非至引有天地然後有萬物一段謂道理次序如此然依其次序亦有天地萬物然後有男女夫婦耳豈

是本文造端夫婦之意。至謂戒懼慎獨。正於此下手。則仍與艾說相同。看朱子幽暗之中。衽席之上。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非知性命之理者。不足與語。此都是言其精微難盡。非言下手用功也。又况體道莫先於孝弟。為孩提知能之始。豈必在夫婦居室之間哉。彼未有夫婦配耦之先。君子竟聞過日子。無戒懼慎獨之功。而可乎。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異】大全雙峯饒氏曰。始言中和。以見此道管攝於吾心。次言中庸。以見此道著見於事物。此言費隱。以見此道克塞乎天地。知道之管攝於吾心。則存養省察之功。不可以不盡。故以戒懼謹獨言之。知道之著見於事物。則致知力行之功。不可以不加。故以知仁勇言之。知道之克塞乎天地。則致知力行之功。不可以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去 近譬堂 藏板

不周。故自違道不遠。以極於達孝。○東陽許氏曰。中庸是就人事上言道之用。費隱就天地人物上言道之用。先言中和。見道之著見於事物。費隱。見道之克塞。天地後言。誠見聖人與天地為一。中和以戒懼謹獨為存養省察之功。中庸則以知仁勇為入德之門。費隱諸章。雜言其大小者。欲人隨處致察。以全中庸之用。皆求至於誠也。○黃氏洵饒曰。右第十二章此二支。其下八章為節解。

【辨】按章句既以此章為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矣。首章不可離。註朱子已明釋以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則正炤此章。費大費小之說。况形容性情之德。則曰中和。見於事物者。至當而不易。則曰中庸。費隱。又只是言其克滿橫塞。流行昭著。而其所以然。則微而難見。以形容其體用之妙也。何容分配牽扯。另起頭項乎。至許東陽。尤為支綴。總之首一章。是一部中庸總貫。戒懼慎獨。致中和。總括後面許多工夫。何嘗與致知力行相對。自第二章分別君子小人為中庸。劈開途路。以下見不是小人。皆可能得中庸。而所以鮮

能者以其非賢知之過。卽愚不肖之不及也。故必有舜之知。回之仁。夫子所告子路之勇。而後可以明之。行之也。然此十章。但言知仁勇爲入道之門。而道之所以不可須臾離者。則未嘗言之。故此章放開了。誠見其克滿橫塞。流行昭著如此。真是無物不有。無時不然。真是不可須臾離者矣。而人可不戒謹恐懼。慎獨以體之乎。不知諸儒何不解理脉。妄分晰而求貫串。直似散錢無索子一般。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

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爲道者厭其卑。視以爲不足爲。而反務爲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爲道矣。

語類問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莫是一章之綱目否。曰是。如此所以下面三節又只是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七

近譬堂藏板

解此三句。○人之爲道而遠人。如爲仁由己之爲。不

同大全黃氏曰。率性之謂道。道何嘗遠人。此人字兼

人已而言。自己觀之。便具此道。自人觀之。人亦具此

道也。○陳氏曰。此道常昭著於日用人事之間。初無

高遠難行之事。若欲離人事而求之高遠。便非所以

爲道。如老莊言道在太極先之類。無非高遠。此三句

語脈。猶道不可離。可離非道之謂。○雲峰胡氏曰。上

章言性無不在其廣大也如此。此章言率性只在人

倫日用之間。其篤實也。又如此。○黃氏洵饒曰。道不遠人。此三句亦一小支。其下三節非欲遠人以爲道。之

形說

在邇而求諸遠者發。故章句每以高遠難行字來相

異蔡虛齋曰。開端便曰道不遠人。可見此章是爲道

○按只一箇道這橫天塞地底卽是吾性所自具底
纔順其性之自然便是道便是衆人之所能知能行
者矣若把上章造化氣機看做一箇此章人倫日用
又看做一箇宜乎世間有舍卑邇而求高遠之道者
也須知上章費隱作提綱此下三章是言費之小舜
其大孝以後三章是言費之大鬼神章兼費隱包小
大問政章包費隱兼小大只完得一箇費隱只完得
一箇道也道非卑近特恐人厭其卑近道未嘗不高
遠特恐人務爲高遠耳朱子此言已含卑近中自有
高遠高遠必始於卑近之意矣亦卽舍人倫日用之
道卽造化氣機之道矣胡雲峰其廣大也如此其篤
實也又如此又字下得細甚

○禎按務爲高遠難行之事是解人之爲道而遠人一
句其實厭卑近者賢知之過固好務爲高遠卽愚不
肖之不及畏其難亦只謂道爲高遠耳豈知道只率
性固衆人之能知能行初非高遠乎此句便含引進
愚不肖之不及而人不當務爲高遠已在其中爲道
者厭其卑近而反務爲高遠便不可爲道此句正對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六

近譬堂 藏板

○針賢知之過而衆人皆能知行意亦在其中蒙引認
專爲求諸遠者而發則偏矣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
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詩幽風伐柯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
柯伐木以爲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
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爲遠也若以人治人則
所以爲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
子之治人也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
改卽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行非欲其遠人

以為道也。張子所謂以眾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國閭十三章之說，子以為以人治人，為以彼人之道還治彼人，善矣。又謂責其所能，知能行而引張子之說，以實之，則無乃流於姑息之論，而所謂人之道者，不得為道之全也。邪。曰：上章固言之矣。夫婦之所能，而天地猶有憾者，亦道也。然自人而言，則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者，人之所切於身，而不可須臾離者也。至於天地聖人，所不能及，則其求之當有漸次，而或非日用之所急矣。然則責人而先其切於身之不可離者，後其有漸而不急者，是乃行遠自邇，升高自卑之序，使其由是而息，而遠欲盡道，以責人，吾見其失先後之序，違緩急之宜，人之受責者，將至於有所不堪，而道之無窮，則終非一人一日之所能盡也。是亦兩失之而已焉。爾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九

近譬堂藏板

遮障得歸來東邊便了。○緊要處全在道不遠人一句，言人人有此道，只是人自遠其道，非道遠人也。人本自有許多道理，只是不會依得這道理，却做從不是道理處去。今欲治之，不是別詠箇道理治他，只是將他元自有底道理還以治其人。如人之孝，他本有此孝，它却不曾行得這孝，却亂行從不孝處去。君子治之，非是別詠箇孝去治它，只是與他說你這箇不是，你本有此孝，却如何錯行從不孝處去。其人能改，即是孝矣。不是將它人底道理去治他，又不是分我底道理與他。他本有此道理，我但因其自有者，還以治之而已。及我自思，量得底道理，自治我之身來治我，亦只是將我自思量得底道理，自治我之身而已。所以說執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不用更別去討法，則只那手中所執者，便是則然執柯以伐柯，視而視之，猶以為遠。若此箇道理，人具有，纔要做底，便是初無彼此之別。放去收回，只在這些子。何用別處討。故中庸一書，初間便說天命之謂性，無性之謂道，此是如何。只是說人人各具此箇道理，無

有哉擇可
入文字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子

近譬堂
藏板

有不足故耳。它從上頭說下來，只是此意。○問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曰：道者衆人之道，衆人所能知能行者，今人自做未得，衆人耳。此衆人不是說不好底人。○大。全。潛。室。陳。氏。曰。衆。人。即。天。生。烝。民。凡。厥。庶。民。之。謂。只。將。他。共。有。底。道。理。治。他。乃。天。理。人。倫。之。類。若。以。蠢。蠢。昏。昏。者。爲。衆。人。非。張。子。意。○陳。氏。曰。能。改。即。止。不。以。高。遠。難。行。底。責。他。只。把。他。能。知。能。行。底。去。治。他。○蒙。齋。袁。氏。曰。不。曰。我。治。人。而。曰。以。人。治。人。我。亦。人。耳。道。不。離。吾。身。亦。不。離。各。人。之。身。吾。有。此。則。人。亦。有。此。則。以。則。取。則。天。則。自。然。非。伐。柯。假。此。柯。之。比。也。人。有。過。焉。能。改。則。止。若。責。人。已。甚。違。天。則。矣。○雲。峰。胡。氏。曰。衆。人。同。此。性。即。同。此。當。然。之。則。以。衆。人。望。人。不。敢。遽。以。聖。人。責。人。也。章。句。分。三。節。皆。提。起。不。遠。人。以。爲。道。一。句。第。一。節。言。以。人。治。人。皆。欲。其。不。遠。人。以。爲。道。第。二。節。言。已。之。於。人。者。不。遠。人。以。爲。道。第。三。節。言。雖。聖。人。所。以。責。之。已。者。亦。不。遠。人。以。爲。道。也。○呂。晚。村。曰。以。人。治。人。言。即。以。其。人。之。道。治。之。耳。不。加。道。字。是。文。法。偶。爾。非。謂。必。不。可。以。道。治。之。也。即。在。人。字。中。

發明全義不必增出道字。此已是萬曆家最陋講究。然猶止在文法言。又有欲提闢不是以道治人。則是異學要去理障。而其所謂以人治人者。亦并非聖人之以人矣。○萬物皆備於我。我者人之本也。盡人性在能盡其性。然則云以我治人。何不可者。只爲人人理一而人人分殊。若以我治人。便存行不通處。譬之言孝。則我與人同。該孝者。然其所以孝。則甲之所行。不可以施之於乙。故甲乙各盡其事。而同歸於孝。乃所謂道不遠人。看一箇人字。便見道理是箇公共底。故曰。本天可知。外面道理無非我這邊道理。陽明謂事父不存。父上求箇孝的理。事君不在君上求箇忠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不知事君父。不於君父上求忠孝之理。則雖有忠孝之心。而其道有所不盡矣。程子謂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其義極精。湛民澤不。知而改在心爲理。亦即此謬。○陸稼書曰。雲峰所謂耳。若至善恰好處。則是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豈有不至於此而遽止之理。雖曰因上章之言。極其廣大。

故就篤實處言之。而非爲拙工改廢繩墨也。改而止亦非止而不教。只是至善恰好無可增損。若提撕警覺。則固無止時也。

異史氏伯璿曰。語錄云。推以人治人之義。有曰及我自治其身。亦不是。將他人的道理來治我。亦是將我自得底道理。自治我之身而已。按此雖與章句異。亦可備一說。蓋道不遠人。人之身。初無以人對己之意。下文人之爲道。而遠人。兩人字。皆指爲道者言。可見人卽己。爾故此節。兩人字。雖不必以爲對己而言。亦可也。只因此上有君子二字。則似乎此人字對君子言之者。故章句順文解義。以此爲君子治人之事。又按中庸自首章至此。皆言自治之事。直至二十章。方言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爲天下國家矣。其實上八字。是人之道。下八字。是人之身。若只以爲君子自治。恐亦可通。君子以人治人。猶曰君子以在己之道。自治其身之意。爾下文忠恕卽是以人治人之功夫。改是改其待人。未能如待己者也。至於待人能如待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三

近譬堂藏板

已者。則不遠人之道。盡矣。故當止而不可過。有所治也。若有不止。則便是爲道而遠人者之所爲。反不可以爲道矣。○章句之所謂衆人。非庸衆之衆。雖堯舜之聖。亦衆人中之人耳。改非畧改而不必止於至善之謂。若但畧改而卽止。則孝不必十分。忠不必十分。忠皆可止。耶。卽堯舜之孝。亦不遠人之道。爾孝未至於堯舜。便是爲子之道。有所未盡。所以夫子之聖。猶自謂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胡氏之說。非是。○蔡虛齋曰。此章朱子分三節。各一意。朱子蓋先入於張子正蒙之言。乎恐張子之言。未必盡是子思之意也。蓋忠恕貫天下之道。其於上下文之意。宜無不盡。該非但指愛人一端而已也。如大學云。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則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一節。亦忠恕之事矣。又如孟子註云。聖賢之於異端。拒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拒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狃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則以人治人。改而止一節。亦爲忠恕之事矣。○呂晚村曰。自己要做聖賢。謂

一語破的確
甚快甚

人只消將就此緣解以眾人望人一句不出翻入薄
道也夫萬物皆備於我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固不
可以該庸衆然民可使由之如爲子之必於孝爲弟
之必於悌豈可云不至於大不孝大不悌便已耶正
緣此理是人人固有之良無不可能之事故人皆可
爲堯舜不是孟子權術詭語以眾人望人只中庸而
已中庸盡處便是聖人莊周謂絡馬首穿牛鼻人也
然牛首必不可絡馬鼻必不可穿豈非天乎以人治
人之義只如此看

按此章總要見道不遠人耳此節不過即人而得
治人之道見道之不遠人也原不專主立教說何得
謂必先自治而後治人護朱子之失序乎况本節文
義執柯伐柯兩柯取則而執柯之人必定在外君子
便是箇執柯之人以人治人則即人是道與此柯取
則彼柯者不同也是引詩中間已含有君子治人之
意雖語類亦有及我自治其身亦不是將他人道理
來治我之說然不過推出來與人看耳非即作正解
也史氏因此以亂其說何足信哉○或問明云夫婦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三

近譬堂
藏板

之所能知能行者人之所切於身而不可須臾離者
也天地聖人所不能及則其求之當有漸矣而非日
用之所急又曰失先後之序違緩急之宜人之受責
者將有所不堪而道之無窮終非一日之所能
盡觀此則所謂改而止者乃隨指一事而言改去不
善便是善了何用他求諸家都坐煞在道之全量上
看謂孝不至於堯舜便是爲子之道有所未盡如此
正是以聖人望人而不易從矣豈非朱子所謂失先
後之序違緩急之宜者哉惟陸稼書謂胡雲峰不敢
以聖人望人是不敢以聖人之大而化者責人若至
善恰好處則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豈有不至於
而遽止之理此說最圓蓋隨指一事則凡日用倫常
未有大而化者不能及也豈可遽望之衆人耶或問既
云所謂人之道者不得爲道之全量又曰人道之全
亦將可以馴致特用兩全字旨意分明諸儒皆未見
及○以人治人之道即在當人之身而無待於我之推
以及之安得貫以忠恕若末節則子臣弟友之道即

身。而具。而無。俟。推。人。以。及。已。也。諸。儒。混。以。忠。恕。貫。直。是。理。路。本。分。不。明。妄。求。融。洽。耳。
二。句。括。盡。一。節。之。旨。今。必。曰。不。到。聖。人。不。能。全。人。道。又。必。曰。僅。收。其。非。道。如。何。止。得。此。皆。不。就。當。下。看。以。人。治。人。之。理。而。求。深。求。高。者。也。○。以。人。治。人。米。子。只。說。將。他。元。自。有。底。道。理。還。以。治。其。人。不。是。別。討。箇。道。理。治。他。耳。亦。未。說。到。理。一。分。殊。我。之。孝。不。同。於。彼。之。孝。云。云。也。晚。邨。雖。過。於。推。深。然。却。與。不。遠。二。字。關。切。有。意。思。非。別。逞。臆。說。存。之。可。也。○。三。節。明。各。開。並。無。以。忠。恕。貫。全。章。之。意。先。儒。多。以。忠。恕。該。君。子。之。道。四。節。已。屬。牽。強。而。史。氏。與。虛。齋。並。謂。治。人。亦。忠。恕。之。事。預。照。下。文。立。說。尤。非。語。氣。所。有。蓋。渠。已。忘。却。道。不。遠。人。一。句。是。主。臆。原。以。申。明。道。費。之。不。而。不。重。忠。恕。俟。工。夫。處。也。○。若。以。人。治。人。不。消。更。立。法。則。則。只。消。以。人。還。人。並。不。消。治。之。乃。可。此。時。解。離。道。字。說。人。字。而。不。知。其。已。忘。却。治。字。也。治。字。自。外。不。得。抑。其。過。引。其。不。及。兩。種。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近譬堂 藏板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已之心為忠推已及人為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已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已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或問 諸家說論語者多引此章以明一以貫之義說此章者又引論語以釋違道不遠之意一矛一盾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言

近譬堂藏板

終不相謀而率合不置學者蓋深病之及深考平程
 子之言有所謂動以天者然後知二者之為忠恕其
 迹雖同而所以為忠恕者其心實異非其知德之深
 知言之至其孰能判然如此而無疑哉然盡已推已
 乃忠恕之所以各而正謂此章違道不遠之事若動
 以天而一以貫之則不待盡已而至誠者自無息不
 待推已而萬物已各得其所矣曾子之言蓋指其不
 可名之妙而借其可名之粗以名之學者默識於言
 意之表則亦足以互相發明而不害其為同也
 語類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與已所不欲勿
 施於人一般未是自然所以違道不遠正是學者事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此是成德
 事○問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此只是恕何故
 子思將作忠恕說曰忠恕兩箇離不得方忠時未見
 得恕及至恕時忠行乎其間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
 諸人非忠者不能也故曰無忠做恕不出來
 諸人非忠者不能也故曰無忠做恕不出來
 家○大全朱子曰忠者盡已之心無少偽妄只是盡自
 家之心不要存一毫不盡須是十分盡得方始是盡

若七分盡得三分未盡也是不忠恕者推已及物各
 得所欲知得我是要恁地想人亦要恁地而今不可
 不教他恁地三反五折便是推已及物
 也○又曰盡已謂忠如心謂恕○或問恕字學者可
 用功否伊川曰恕字甚大然恕不可獨用須得忠以
 為體不忠何以能恕看忠恕兩字自見相為用處○
 問忠恕上蔡謝氏曰行道之方惟在忠恕自見相為用處○
 中庸之道故曰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
 人推已之道故曰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
 以心之全體言恕就每事上言所接之事萬有不同
 皆自此心而推然應一事時盡已之心推之則心之
 全體却又只在此故恕非忠無以本忠非恕不能行
 二者相須缺一不在此故恕非忠無以本忠非恕不能行
 恕而章句亦曰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
 事也○黃氏曰此即已之身而待人之道待人之
 道不必遠求不過推已以及人而已○黃氏洵饒曰

於人正自己
內事何視
二即可矣

則盡仁之仁字還是說上道字仁即道就忠恕上說
故曰仁就達德上說故曰道○潛室陳氏曰此因恕
而言仁耳恕是求仁之事推愛已之心以愛人恕者
之事也以愛已之心愛人仁者之事也忠恕違道不
遠轉一過即仁矣故張子以仁言
史氏伯璿曰已不欲而勿施於人固推已也已所
欲而以施之於人亦推已也下文施諸已而不願亦
勿施於人二句是不欲而勿施於人者君子之道四
至先施之未能一節是推已所欲以施於人者一反
一正皆所以釋此一句之義也又曰知已所惡者勿
施則已所欲者自不容于不施矣非但不施已之所
惡而已也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三

近譬堂藏板

道人心亦有此道豈非道之不遠於人者乎此三句
就忠恕推見道之本然是一層惟道本不遠於人
故此方是忠恕正而不施之於人而不敢遠人以爲道也
分道之離合只在公私上見道之遠近非也程子亦

分安勉說朱子云道是自然底人能忠恕則違道不
遠正是學者事要之公私即在安勉意內惟其勉然
所以克之不盡便即於私若私克之盡則亦不難自
然矣何妄分也○自盡爲忠推已及人爲恕合已所
不願勿施於人兩句只是一箇推已及人但所不願
是已實實不願勿施是實實勿施此間便有箇忠字
在不可以不願句爲忠勿施句爲恕也
顧按黃氏謂張子盡仁仁字還是說上道字就忠恕
上說故曰仁此言是矣謂就達德上說故曰道此却
非也道只是就率性上說耳○史氏謂君子之道四
節是推已所欲以施於人然則子臣弟友之道非自
已本分上事第爲施於人而設耶亦謬甚矣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
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
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

爾 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

子臣弟友四字絕句○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已之
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
脩焉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
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訥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
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
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爲
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是也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美

近譬堂藏板

或問子臣弟友之絕句何也曰夫子之意蓋曰我之
所責乎子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父
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臣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
已之所以事君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弟之事已者
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兄則未能如此也所責
乎朋友之施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先施於
彼者則未能如此也於是以其所以責彼者自責於
庸言庸行之間蓋不待求之於他而吾之所以自脩
之則具於此矣今或不得其讀而以父君兄弟四字
爲絕句則於文意有所不通而其義亦何所當哉
語類凡人責人處急責已處緩愛已則急愛人則緩
若拽轉頭來便自道理流行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
也每常人責子必欲其孝於我然不知我之所以事
父者果孝否以我責子之心而反推已之所以事
此便是則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常人責臣必
欲其忠於我然不知我之事君者盡忠否以我責臣
之心而反求之於我則其則在此矣又曰所求乎子
以事父未能也須要如舜之事父方盡得子之道若

有一毫不盡便是道理有所欠缺便非子之道矣所
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須要如舜周公之事君若有
一毫不盡便非臣之道矣無不是如此只緣道理當
然是住不得

附大全朱子曰未能一焉固是謙辭然亦可見聖人
之心有未嘗滿處

回格庵趙氏曰我之所望於人者即我所當自盡之
則不是將他人道理來治我蓋以得於天之所同然
者而自治其身耳○黃氏曰或以所求乎臣一句而
有疑非也古人君臣字多通用諸侯有土者多稱君
其下皆稱臣凡卑之於尊僕隸之於主便有臣義○
蔡虛齋曰舊說以庸德之行以下為孔子自言自脩
之事於君子慥慥一句不順蓋慥慥贊美之辭不應
夫子自言而自贊美且君子二字亦有得而與上文
君子之道不同今當斷自庸德之行以下為正言君
子之道如此而欲以是為則而自勉則亦自修之事
但自脩意當安在言外不當直入本文云吾於庸德
則必行之於庸言則必謹之而又曰有不足不敢不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七

近譬堂藏板

勉云云也或問所謂於是於其所以責已者反而自
責於庸言庸行之間亦是以言外之意言之最宜辨
別得明白妥貼○人倫有五君子之道四猶遺夫婦
一倫者蓋此以責人責已言不可曰所求乎婦以事
夫未能也故遺之朱氏公遷乃曰道所當然非所以
求之閨門婦女也如此則易何以曰利女貞前章又
何以曰君子之道造端夫婦朱氏此說誠為鑿矣○
呂晚村曰上四段自責未能庸德之行半節是美君
子以為法故章句於此上用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
句束住上文而未句用君子之言行如此繳下半節
翼黃氏曰此即人之身而得治已之道治已之道初
不難見觀其責人者而已○雙峰饒氏曰施諸已而
不願二句是恕之事君子道四一節是忠之事所以
為恕之本者也忠為恕之本先論勿施於人而後反
之以責其所以盡已者語意尤有力大學自明明德
於天下而反推之至於誠意致知中庸自獲上治民
而反推之至於誠身明善皆此意○朱氏坤曰言未
能者欲先盡已也能盡了已則恕可推矣○雲峰胡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天

近譬堂 藏板

氏曰論語說忠恕是曾子借此二字說歸聖道至實處推愛巴之心愛人推已及物之恕也而忠即行乎其間以責人之心責已發已自盡之忠也而恕即不外乎此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倫人人性分之所固有者而曰丘未能一焉亦曰吾之反求諸已未能如其所以責人者耳學者之心常如聖人以爲未能則必深體而力行之惟恐庸言之不謹而言未能顧其行惟恐庸德之未行而行未能顧其言此皆盡已之心而恕之本也饒氏謂夫子責已以勉人前四語是責已庸德以下是勉人○史氏伯璿曰饒氏以爲忠之事者失之章句之句讀訓釋至矣此一節亦忠恕之事是推已所欲者施之於人也所求乎子所求乎臣所求乎弟所求乎朋友皆是求其待已如已之所欲也以事父以事君以事兄以先施皆推已之所欲求於子臣弟友者以及其父君兄友也四者皆曰未能可見子臣弟友之職未易盡聖人不自聖之心蓋與舜之事親自知不足者同一意爾上文已之所惡則勿以施之於人足矣此欲推已所欲以及人則孝

弟忠信之道有一毫未如已之責人者皆不害其爲未能此雖夫子之謙辭要亦不害其爲聖人不自滿足之誠心也君子之道即上文不遠人之道爾道不外乎人倫故以四者言之推已及人即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忠恕之事無不盡則道不外是乃爲能改而可止矣故張子曰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蓋謂是也若移章句前節自以已之心度人之心至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事一段置於此節之下以總釋二節之旨更添而以已之所欲者施之於人一句於前勿以施之於人之下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上仍改亦字爲皆字則似極爲明備蓋二節皆忠恕節目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也然則此四者章句但以爲責已自恪之事今亦指爲忠恕之事抑亦有所本乎曰觀語錄嘗以大學絜矩爲此章之證則固亦以爲忠恕之意矣况以爲忠恕之事亦與章句責已自恪之意無所碍庶乎亦有可通云爾○饒氏所謂四語是責已庸德以下是勉人按此段皆是夫子責已自勉之辭而教人勉人之意在其中上曰四者未能責已之辭也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无

近譬堂

此便如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之意皆聖人不自聖之謙辭也苟未能而遂已焉則亦徒責而已故以庸德以下以見自勉之意便可見不以不能而遂已必求至於能而後可之意此便如抑為之不厭之意蓋聖人純亦不已之誠心也合而言之可見聖人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意矣聖人尚爾况學者乎則其教人勉人之意豈可外此而他求哉○林次崖曰按庸德之行以下若作君子自脩之道說則兩個不敢字似說不得蓋不敢有惕然畏恐之意正是夫子自責自脩意依此若說君子胡不慥慥一句亦未碍但觀本文君子二字及章句贊美之三字似只當依前說作君子之道

按胡雲峰謂推愛已之心愛人推已及物之恕而忠即行乎其間以責人之心責已發已自盡之忠而恕即不外乎此史氏亦以下節為推所欲以施于人

者只完得忠恕之事饒氏諸說多類此予獨以為不然夫丘未能一者夫子只欲自盡耳幾箇未能皆是詠自已未能盡得何嘗是因吾父吾君吾兄吾友之

所欲者而後施之也如此豈不是箇勉強底事夫子但當謂之違道不遠而不直謂之君子之道矣子謂註中凡已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當然句仍是已之身而得治已之道若錯認已之所以責人者句則是於人之身而得治已之道竟取則於人矣與伐柯者何異乎○學曾因問子臣弟友之道既在自已之身似不必說所求乎子上四句矣曰人只為看做以子臣弟友之道責已便似此理在外耳却不知看四箇所字乎字若着眼我心已有一求乎臣弟友者必欲如何則此道先在我心已有一求乎臣弟友者必欲如恕二字只可說推己及人不可說推人及己○謹之人便是此理同貫推己及人及已便是此理外假○謹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須看兩則字君子只是謹言力行要至處耳未嘗要言時顧行時顧言也但行到極勉時便自然與言相顧言到極時便自然與行相顧故緊以慥慥贊之也○先施以上只見得未能故是聖人自責自脩庸德以下是

君子之自脩者如此故註以君子之言行如此一句
煞之言君子之自脩如此體隨篤實則已之自修
不以君子自勉也蓋聖人並不敢以能自脩自居而
惟欲以君子自脩爲法謙而又謙之意也虛齋硬改
君子之言行爲君子之道句亦是心粗
顧按朋友同等與父之求子君之求臣兄之求弟有
尊卑長幼者不同故施只一般所爭在先後之間耳
同一般事不肯先施之於友而欲友先施之於我此
便是私心○庸德以下註分明說是君子之言行如
此而存疑乃謂兩不敢字說不去此亦是誤認作君
子之道不知是君子自脩之功也體隨篤實亦只是
贊美其用功非贊美其道○此章錯認頭緒者甚多
觀朱子只領起道不遠人一句下各以不遠人爲道
分應之要之伐柯節是即人而得治人之道見道之
不遠人忠恕節是即已之身而得待人之道見道之
不遠人君子節子臣弟友即吾之身爲之也是即已
之身而得自洽之道見道之不遠人也一層進似一
層都是收入人身來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三

近譬堂藏板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能皆
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

同陸稼書曰此章以費之小者而言而總註謂丘未
能一者聖人不能此句要看得好此是就小處看
亦有聖人不能雖借前章之語而實與前章不同
勿泥看

費大 全雙峰饒氏曰此章實承上章上章說道如此
費恐人以濶遠求道故此章說道不遠人上章以費
隱明道之體用而此章以忠恕達道不遠繼之以明
學者入道之方蓋即夫子告曾子以一貫而曾子告
門人以忠恕之意也意子思得其傳於曾子而於此
發明之歟

辨樹此下三章明道費之小舜其大孝以後三章明
道費之大鬼神章兼費隱包小大問政章包費隱兼

小大此第二支之脉絡也此章既明道費之小正是人倫日用至親至切之事皆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曰不遠於人所謂丘未能一只是聖人欲然不自足之心非真有所不能也若前章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乃就全體之至不遠人一句爲一章之綱亦入此章費小之內且道不遠人一句爲一章之綱亦不應以丘未能一句與之分對而釋費之義也看來朱子之意是將夫婦所能聖人所不能二句俱貼在道費之小上說卽此子臣弟友之倫日用至親至切之常道有時語其粗淺則爲夫婦之所能有時語其精微則聖人且自謂不能盡也何其小何其費乎如此則聖人不能句亦是其小無內邊義而非其大無外邊義矣下章放此者以素位章亦明道費之小却是就人身上說到所處之位略推開一步然富貴賤夷狄患難在上在下雖有不同總不離乎身之所處者近是故皆爲道費之小其時而富貴貧賤則道費於富貴貧賤時而夷狄患難則道費於夷狄患難時而上時而下亦然則總是小也而不已費於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三

近譬堂藏板

其小乎。惟如此看。道之費乃活潑潑地。不然言小則定於一處見小。言大則定於一處見大。便說死煞了。明者當善會之。○知得此下三章明道費之小。則饒氏所謂因上章說費。而此章乃收入身來者。亦非相承之正旨也。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爲其所當爲。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闕畧廣平游氏曰素其位而行者卽其位而道行乎其半。若其素然也。

同大全史氏伯璿曰按素來有從前之意似與見在之意不類見在乃是目今之事非從前意也今日富貴則今日行乎富貴明日貧賤則明日又行乎貧賤此之謂見在若以爲素來則昨日富貴今日貧賤反

仍素來所行可乎○此二句一章之綱下文分應之
○君子素其位而行即曾點之意○林次崖曰素其
位二句只是一事○呂晚村曰位字極有定却極
無定君子素位之道立乎位之上故能止乎位之中
雖所處只一位而凡位之理無不備纔能素位而行
故下文曰無入不自得朝為耕農夕為天子其素不
二也○不願乎其外不字須斬釘截鐵始得纔說得
含糊游移便是秀才胸中卑汗志趣流露周旋耳且
不字有兩義一是不可妄求一是不可必得然此猶
就下一等人說惟直窮到義利公私之間此纔是不
字真實本領

異蔡虛齋曰素其位而行以事言不願乎外以心言

以下文居易俟命句照看似亦難分

辨按註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貼素其位意為其所當
為貼行字意無慕乎外之心貼不願意因上句行字
換下為字因下句願字故下心字其實下句不在上
句之外君子只一素位而行便了不願乎其外是就
素位而行之心一指指出之非行是一箇心又是一箇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三

近譬堂藏板

兩句是各義也人多見下兩節分註一明素位而行
一明不願乎其外遂以為兩句分劃矣不知素富貴
行乎富貴數素行字自重而無入不自得已關切在
心上若不陵不援不求不怨不尤固是不願外實疏
上位下位何嘗脫却位字而正已為不求之本尤重
素位說矣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須居易以俟之甚重居
謂居易自能俟命又謂俟命須居易以俟之甚重居
易說蓋居易無不俟命而俟命者未必盡居易也然
則素位自不願外而不願外者未必盡能素位而行
也知得下句縮在上句之內則下兩節分註正是合
註矣虛齋畧見得本文意而不知朱子之妙只是首
節註未看清一而字貫兩句也

禘按不曰素位而行而必曰素其位而行者正以位

無一定位之所在即道之所在而但當隨其見在者

以盡道也如下文富貴貧賤夷狄患難原不限定終

身富貴更不貧賤終身貧賤便不富貴任位之屢易

而道自隨時愈見一道費之小自活潑潑地也其外

其字亦如此看今日是位明日是外不可以明日之

貧賤而慕今日之富貴也明日富貴也做今日貧賤時事不得。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此言素其位而行也。

或問

楊氏以反身而誠為不願乎外則本文之意初未及此而詭遇得禽亦非行險徼幸之謂也侯氏所

辨常總默識自得之說甚當近世佛者妄以吾言傳著其說而旨意乖刺如此類者多矣甚可笑也但侯氏所以自為說者却有未善若曰識者知其理之如此而已得者無不足於吾心而已則豈不明白真實而足以服其心乎

輯畧游曰道之在天下不以易世而有存亡故無古今則君子之行道不以易地而有加損故無得喪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三

近譬堂藏板

者皆逆境問上言四事下文在上位以下只暗說富貴貧賤如何曰人之處世不富貴則貧賤如夷狄患難不常有之素夷狄謂適然陷於夷狄如蘇武洪忠宣事問入字是入四者之中否曰入字濶上四者特舉其槩隨其所在而樂存焉○史氏伯璿曰按貧賤對富貴言雖逆順不同皆常事也患難却對康寧言夷狄却對中國言患難夷狄不唯是逆又是事之變者並言四者而常變相半者不過以見處常處變皆無入不自得耳常變相半而順一逆三者又不過以處順易處逆難故畧於順而詳於逆耳康寧與中國亦常事之順者耳笑假言哉若曰以見人少有不經憂患者則是人亦少有不在患難夷狄者耶倪說非是○北溪陳氏曰素富貴行乎富貴如舜之被袵衣鼓琴若固有之是也素貧賤行乎貧賤如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是也行乎夷狄如孔子欲居九夷曰何陋之有是也行乎患難如孔子曰天未喪斯文匡人其如予何是也蓋君子無所往而不自得惟為吾之所當為而已○史氏伯璿曰無入字總上文四

素意而言自得字總上文四行意而言此句是包括
上文四句之意屬之素位而行也但素位而行不願
乎外二句是反覆相形而言故下二節亦反覆相應
而言耳○蔡虛齋曰按小註入字潤上四者特舉其
槩蓋時有萬變事有萬殊物有萬類而道無不在所
謂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要當隨時處中各盡其所當
爲均一富貴也而富貴等第不同均一貧賤也而貧
賤亦有次第對其弟則位兄也對其兄則位又弟也
對其父則位子也對其子則位又父也對其君則位
臣也對其臣則位又君也以至前後左右無不皆然
如此推之方說得素位而行意盡○論素位而行直
至患難夷狄者非謂四者人人皆有之特言道無不
在雖夷狄患難亦有是道君子雖在夷狄患難亦不
離道耳○呂晚村曰無入不自得不是從世情轉身
隨波逐浪袒程而入裸國也或問謂無不足於吾心
此纔是自得真實詮解不然然而識之是識箇甚無
入不自得是得箇甚却不反爲僧總駁倒耶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雷

近譬堂
藏板

君子居易俟命以能視順逆爲一也○蔡虛齋曰素
富貴行乎富貴兩條章句分貼素位而行與不願乎
外不知亦是子思之意否故今看無入不自得一句
易混入不願其外之意看正已而不求於人一句又
易混入素其位而行之意至於君子居易以俟命一
言又難分析二意矣至於所引射有似乎君子云云
似亦難於分貼而朱子亦自不奈何矣此與道不遠
人章分三節處後學尚未得胷中灑然○林次崖曰
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二句只是一套事但素位
而行便不願乎外不願乎外便素位而行不可分開
爲二下文素富貴行乎富貴二條朱子乃分貼二句
看蓋素富貴行乎富貴條雖有不願乎外意然此處
且欲發明素位而行姑未之及在上位不陵下條雖
有素位而行意然此處只欲發明不願乎外意且置
之朱子解經各有攸當非強爲分析也觀第二條四
個素字行字第三條五箇不字意就可見
○按素富貴道卽費於富貴之位便當行乎富貴當
行之道素貧賤道卽費於貧賤之位便當行乎貧賤

當行之道。夷狄患難亦然。此以見道之不離乎時中。也。蒙引謂富貴貧賤中等第不同。推論尤細。正為上四件。只說得大槩。故下以無入句足之。蓋日用常行之間。無在非位。則亦無入而不自得也。自得亦不儘隨在。而樂意辨理欲審公私位之所當為者。已無不盡耳。

禎按。虛齋惟不知不願乎外。即納在素其位而行之內。故疑朱子分註也。上節自有四箇素位字。下節自有五箇不字。豈是朱子強分兩節發明。而理自一貫。觀或問解。無入不自得。為無所不足於心。夫無所不足於心。則已注下。無慕乎外之心矣。而不陵不援。却自有本分之上。位下。位在何嘗不跟定。上節乎。次崖姑未之及。姑置之。之說亦未通也。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近譬堂藏板

此言不願乎其外也。

輯畧張子曰。責己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同大全陳氏曰。吾居上位。則不陵忽乎下。吾居下位。則不攀援於上。惟反自責於己。初無求取於人之心。自然無怨。蓋有責望於天。而不副所望。則怨天。有求取於人。而人不我應。則尤人。君子無責望於天之心。無求取於人之意。又何怨尤之有此處。見君子胸中多少洒落明瑩。真真如光風霽月。無一點私累。○呂晚村曰。第三節專說不願外。怨尤病根。總在願字。生來要不願。先須正己。念頭一鞭。辟向裏。則內邊自有汲汲處。外面無非坦坦處。故曰無怨尤。盡混。則不願外可知矣。中庸於無怨下。又加怨尤二句。正為願外者。揆根刮骨。將怨字萌芽斬盡。無字全體光瑩。乃見不願外極頭。○上下即大學之上下。前後左右相似。不止在出處一項說。○只重正己二字。不求人。即上文已見。所以能不求者。惟其己在也。所以不求者。

推正已之爲急也。然正已又正要。不求於人。不求於人。乃見其正已之盡工夫。鞭辟到一路。如此看而字。一。轉。更覺有味。辨。揆不陵忽乎下。則必盡在上位之道也。不攀援乎上。則必盡在下位之道也。不陵不援。皆不求於人也。不求於人。必自盡在上下之位。而正其在已也。然則其不願外者。非卽其素位而行者乎。無怨是不求於人。註脚。不怨天。不尤人。又是無怨註脚。○學曾問正已。則自不求於人。晚村却謂正已。又要不求於人。自是無入而不見其正已之盡。是如何。曰。只素位而行。自是無入而不見其正已之盡。是何。曰。只素位而行。其既說素位而行。又必說不願乎外者。以凡事雖皆爲所當爲。然稍有勉强意思。便是裏面動了。故必極之絕無所求於人。而後見正已之圓滿。而無不足也。顧按時講。謂無入不自得。根源在正已。其實自得只是循天理。循天理卽是正已。處不分兩層。若不能正已。而但無求於人。只是虛殼子。故語意自重。素位而行。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三

近譬堂藏板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徼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

詔類行險僥倖。本是連上文不願乎其外說。言強生意智取所不當得。

朱氏伸曰。易者中庸也。俟命者待其分之所當得。故無怨尤險者。反中庸也。徼幸者求其理之所不當得。故多怨尤。○格庵趙氏曰。君子胸中平易。所居而安。素位而行也。富貴貧賤。惟聽天之所命。不願乎外也。○黃氏洵饒曰。謂所不當得而得。與詭遇獲禽意不同。○蔡虛齋曰。舍素位而行。無可言。不願乎外。舍居易無可言。俟命。○行險者不爲其所當爲。必騁私智。作聰明。以爲奸邪之事。此險道也。正與居易相反。如此則或貧賤而求得富貴。或患難而求得苟免。亦非其所當得者。但幸焉而已耳。故謂之僥倖。且曰行。

險以僥倖則亦未必得倖也

興 大全問君子居易俟命與大易樂天知命聖人事

潛 按行險與居易對微幸與俟命對要命自然是以字總

是重在上半截居易自然是以微幸必行險以微之

行未必能盡素位之道則不可謂之居易也故居易所

微但君子之居易原非有所為而為之俟命自是現

成事小人行險必是有所為而為之則微幸又其本

心也下句與上句亦畧不同故語類謂行險微幸本

是連上文不願乎其外說而不及素位者或以此

頑按此章素位而行原說得現成不願外亦斬釘截

鐵未限定是學者事也况無入不自得豈非樂天居

易俟命豈非知命而潛室陳氏妄為區分不足從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三

近譬堂藏板

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

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圖 大全詩傳侯張布而射之者也正設的於侯中而

射之者也大射則張布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

設正○雙峰饒氏曰正乃是鳴字小而飛最疾最難

射所以取為的鵠取革置於中正則畫於布以為的

○東陽許氏曰射有三天子至大夫皆有之士則無

大射而有賓射燕射也三禮辨云天子九十步侯諸

侯七十步侯大夫五十步侯步近者鵠差小取其巧

也步遠者鵠差大取其力也○趙氏德曰大射則張

皮侯而設鵠此乃天子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

及羣臣貢士可以與祭者賓射則張布於侯而設正

諸侯朝會正以賓射之禮以觀那國諸侯者也○詹

氏道傳曰按朱子曰周禮梓人有皮侯采侯獸侯皮

侯則設鵠乃大射之侯采侯則設正賓射之侯也正

之方外如鵠亦三分其侯而居一中二尺畫朱其外

次白次蒼次黃次黑充其正寸使大如鵠其旁畫以雲氣亦如王之數五正者天子也諸侯則三正去立黃孤大夫二正去青白直以朱綠也若獸侯則燕射之侯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蓋用布而畫獸頭於正鵠之處天子諸侯則以白土赤土塗其布為質士則用布而不塗其側所畫雲采亦如采侯之差○林次崖曰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射自是如此君子隨其所居惟反已自盡而不願乎外何以異於此君子以射比君子最善喻君子蓋君子無不反求諸已者○呂晚村曰聖人絕大本領止得一箇反求從人所不見不愧屋漏直到無聲無臭上事更無別樣方法蓋反求則循理循理則步步着實處處精細周到與世間走空關捷之學真是天淵

與世間走空關捷之學真是天淵
○呂晚村曰夫子自言射射是主
願乎其外之意也○呂晚村曰夫子自言射射是主
中庸引言君子射是賓○仇滄柱曰上文言素位而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秉

近譬堂藏板

行已盡得本身事不願乎外已盡得外來事引射一條却於所失處示之反求又從外面輾轉說到自已總見君子慎密周詳始終責已自盡無一事可疎畧

也○按無入不自得要看看自字正已而不求於人要

已字自字已字都是本身上做工夫講道理未嘗說

向外面至此轉入身來也故反求諸身即是正已即

是自得時解又以反求為正已之本只是輕畧正字

便多一折○玩註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

意何嘗有孔子之言主論射而子思引之主論君子

之意乎試將兩句一直讀下則正以君子失必反求

諸身故射之失諸正鵠反求諸身為有似于君子也

是君子反求正意原在先不俟說君子似射纔要反

禎按通章不願外只足得素位而行素位而行又只

人一箇反求諸身大矣陳氏謂單証正已而不求於

愈失其旨矣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

同大。全。雙。峰。饒。氏。曰。上。章。道。不。遠。人。是。就。身。上。說。此。章。素。位。而。行。是。就。位。上。說。比。身。放。開。一。步。然。位。自。此。身。所。居。之。地。猶。未。甚。遠。下。章。言。行。遠。登。高。卑。近。可。以。至。於。高。遠。迤。邐。放。開。去。

辨。按。饒。氏。之。說。甚。妙。上。章。子。臣。弟。友。自。有。此。身。便。離。不。得。故。以。言。道。之。不。遠。非。如。位。之。可。以。屢。易。而。遷。也。雖。子。臣。弟。友。亦。未。始。非。位。然。畢。竟。位。字。潤。有。不。必。為。吾。身。之。所。居。而。未。始。非。位。者。自。是。此。身。放。開。一。步。也。然。位。既。為。見。在。所。居。則。依。然。至。邇。至。卑。猶。費。之。小。者。也。由。是。而。行。遠。登。高。漸。漸。放。開。去。如。下。章。說。到。妻。子。兄。弟。又。說。到。父。母。由。身。所。居。之。位。而。說。到。一。家。又。一。家。之。中。由。妻。子。合。兄。弟。翁。而。說。到。父。母。順。即。一。家。猶。其。少。者。也。後。舜。其。大。孝。即。就。這。父。母。順。放。開。了。以。至。受。天。命。以。此。見。費。小。之。道。即。費。大。之。道。而。無。二。道。也。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堯

近譬堂藏板

此血脉貫通之妙也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章首二句承上章而言道雖無所不在而其進之則有序也其下引詩與夫子之言乃指一事以明之非以二句之義為止於此也諸說惟呂氏為詳實然亦不察此而反以章首二言發明引詩之意則失之矣

同新安陳氏曰承上章言道無不在而進道則有序以君子之道提起言凡君子之道皆當如此也○蔡虛齋曰邇者卑者下學入德之事高者遠者聖人成德之域也總不外知行二者自知之始而漸至於知之盡自行之始而漸至於行之極然要之邇者此道也而遠者要亦不出乎卑之中○行遠自邇登高自卑若就實事體貼則所謂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

處無少差繆而無適不然又如始於灑掃應對而終於窮理盡性始於齊家中於治國而終於平天下之類○陸稼書曰君子之道道字卽道不遠人之道存疑謂是進爲之道與大學之道道字一例看者非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方言進爲之道或問甚明○呂晚村曰高遠卑邇指兩頭兩頭都是道此費隱章義也高遠却卽在卑邇此不遠人章義也高卑遠邇各有本分所當盡不得居卑邇而妄驚高遠此素位章義也以上數章皆在兩頭定處盡處說此章却就卑之於高邇之於遠中間推行交接上不定不盡處說著力在首節兩必自言道之高遠無窮而爲之有序只在卑邇上用力逐步積趨上去行得一步卑邇便到一步高遠卑邇不定高遠亦不定卑邇不盡高遠亦不盡只看詩言妻子兄弟而聖人謂其道已及父母由此推之可見步步有高遠步步在卑邇上做自然高遠卽如到了父母順又不至於父母順乃所謂序也惟其高卑遠邇無定位亦無盡頭故不可質言而引夫子說詩做箇話頭指點令人自悟此註中意字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卑

近譬堂藏板

之妙然皆指實事實理非虛弄機鋒也○着力在兩自字求道有序要到彼必由此步步由卑邇步步到高遠矣故謂高遠自高遠卑邇自卑邇者固非謂卑邇卽高遠高遠卽卑邇者亦非也

事皆當如此下引詩及孔子之言但舉一事以明之亦猶詩之興也妻子兄弟譬卑近父母譬高遠○蔡

虛齋曰君子之道四字宜連帶下面譬如行遠必自邇讀之不可作三句讀了故或問一則曰二句二則

曰二句今人是作三句讀不知本文是以君子之道行之必以漸爲言蓋不以道字爲理之當然而以死

字看了到下面行遠升高方說出進爲字出不思行遠自邇升高自卑卽此便見道之無所不在也皆所

以明君子之道費而隱者也○林次崖曰天下之理一也而有遠近高卑之不同者何也理無遠近高卑

自人之所見而有不同也○陸稼書曰高卑遠邇明

季講家俱云未達卽是卑邇既達卽是高遠高遠卽寓於卑邇之中卑邇之外無行遠登高之道此說不

所謂以精粗
言以他信言

是依此則似以高遠屬隱卑邇屬費玩後章總註云
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言則知此章高卑遠邇俱
當就費上說夫婦所與知與能者卑邇也天地聖人
所不能盡者高遠也且并不必說到天地聖人所不
能盡蓋此章因上章說個位字而位之內有高卑遠
邇之不同故又以其序言之則此高遠只是位內之
高遠

綱按或問謂承上章而言道雖無不在以上章位字
原無定在則道亦無定在也然隨位之所居便能素
位而行此非已成君子之德而盡時中之道者不能
故此章言道雖無不在而其進之則有序乃為用功
者言也道無不在釋君子之道句而其進之則有序
釋行遠登高句蒙引以道作進為之方於或問自欠
體貼○上章亦言道費之小然隨位而道在所謂費
於其小也道亦非謂小為卑邇大為高遠也小中亦
有高遠如隨自盡中而有精義入神之妙也大中亦
有卑邇如後章禮樂有制度之迹政治有淺近之功
是也然以費之小對費之大而言則小者畢竟卑邇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望

近譬堂
藏板

大者畢竟高遠如子臣弟友與隨身所處者自是易
盡格天而至受命作述而有天下達人情祭祀而通
神鬼自是難盡也其行遠自邇登高自卑進之皆有
序也○呂晚村謂上三章在定處盡處說亦不盡然
費隱章自是後八章之綱雖舉夫婦與聖人天地是
兩頭而二節有可以與及其字末節有兩平字一及
其三節就鳶魚指點其活潑流行正見其大則無外
其小則無內橫天塞地緝入無倫都是這箇非指兩
頭之定盡也不遠人章雖切定人身說然粗之則夫
婦可與知能精之則聖人以為未能朱子總註以為
皆費也而至隱存焉則亦無定無盡也至謂素位章
各有本分所當盡不得居卑邇而妄騫高遠則尤非
君子到無入不自得豈是但從事於卑邇而無與於
高遠者是不知循分自盡中自有精微之妙即是高
遠也且但曰素位而未限定為卑邇之位即後數章
舜之大孝武周之作述達孝亦皆在素富貴行乎富
貴之中但就一身而言皆可謂費於其小就大孝便
能格天作述達孝便能動天人通神鬼則又可謂費

於其大耳是總不知分費之大小而言則小處有卑
過高遠大處亦有卑過高遠通費之小大而言則又
不妨以小處為卑過高遠之意而行遠自邇登高自卑
章未嘗不寓卑過高遠之費也其必於第三章指出之者
則又以道費之小通道費之大未始非行遠自邇登
高自卑之序也○晚村只所謂行得一步卑邇便到
一步高遠數句最有味蓋卑邇之中包有高遠是圖
圍道理逐步行登方能逐步高遠是漸進道理兩自
字含漸進意兩必字亦含有圖圍意思行登二字
尤當着力人惟不行不登則坐廢於卑邇何從得高
遠只行自邇無有不遠者只登自卑無有不高者纔
不行登便畫住了此方見當踏實地做工夫
禎按晚村亦只見得自字意必字與行登之意尚未
見得或問道雖無所不在而進之則有序之字分明
指道黃氏洵饒又謂凡天下事皆當如此已不清楚
又以引詩及孔子之言為猶詩之與妻子兄弟譬甲
邇父母譬高遠豈妻子兄弟父母無與於卑邇高遠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聖

近譬堂藏板

之道而以為與以為譬耶○林次崖謂理無遠近高
卑自人之所見而有不同此語過高而未當夫道理
之粗必其卑邇也道理之精必其高遠也固有定也
以一身對一家則一身盡道為卑邇一家皆盡道則
高遠矣以一家之上言則和妻子宜兄弟為卑邇
到父母無不順則高遠矣再以一家對國與天下安
在父母順之非為卑邇而格天受命等之非為高遠
乎此又無定而未始無定者也○天地聖人所不能
盡是偶然氣化不齊時境所阻不可為高遠也位字
內固有遠邇高卑而謂位外無高遠則又滯於一偏
矣故陸說亦非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
家樂爾妻帑

詩小雅棠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

帑子孫也

林次崖曰宜爾室家貼兄弟二句樂爾妻帑貼妻

子二句

釋此節人以妻子兄弟平諍者多又宜爾室家貼兄弟二句樂爾妻帑貼妻子二句饒氏又以妻子合為宜室家兄弟翁為樂妻帑雖無明訓而於理未安子玩詩辭原存一步進一步意故夫子讀之而嘆及父母順也以妻子兄弟對父母則妻子兄弟其卑邇者也父母其高遠者也以妻子對兄弟則妻子又卑邇於兄弟者也今由妻子好合而能通及兄弟使之既翁便自有漸進之序在蓋兄弟不翁則雖欲和樂而不可得而安能和樂且耽乎宜爾室家樂爾妻帑二句却又推廣說今以宜室家為貼兄弟既翁固為牽強以宜室家樂妻帑皆貼和妻子則又漏却兄弟二句且不似由卑邇漸進高遠之意予按朱子訓詩桃夭章註云室謂夫婦所居家謂一門之內又本文註訓帑為子孫可見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從妻子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卷二

聖

近譬堂藏板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

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輯略呂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

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故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之本莫大乎順父母

故仁人孝子欲順乎親必先乎妻子不失其好兄弟

不失其和室家宜之妻帑樂之致家道成然後可以

養父母之志而無違也行遠登高者謂孝莫大乎順其親者也自邇自卑者謂本乎妻子兄弟者也故身

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則治家之道。必自妻子始。

同三山陳氏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凡君子之道。其推行之序。皆然。引詩以明之。特舉一事而言耳。○雙

峰饒氏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說得濶。只引詩來。形容却是切。惟妻子好合。如鼓瑟琴。故能宜爾室家。惟

兄弟既翕。和樂且耽。故能樂爾妻帑。室家宜。妻子樂。皆下面事。父母順是上面事。欲上面順。須下面和。始

得。卽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呂晚村曰。詩原只說妻子。以及兄弟。以及室家。但在下面推說。夫子忽然

移到上面。正於不講順父母。而下面工夫足。自然到了上面。此註中所謂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也。

辨按妻子和兄弟。翁自然。父母順。這便是圖圖道理。要得父母順。須是從妻子和兄弟。翁做起。這便是漸

進道理。看朱子後面釋舜大孝等章。只說由庸行之常。常推之。以及其至。最妙。雖極其至。不外於庸行之常。

這便是卑邇。包得高遠。然庸行之常。須推之方極。其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畧

近譬堂藏板

至這便是卑邇。漸進高遠也。故註中意字下得甚活。或問謂引詩與夫子之言。乃指一事以明之。非二句

之意。止於此者。正爲此。

右第十五章

同雙峰饒氏曰。自道不遠人。而下至此。凡三章。皆近裏就實學者所當用功。

異東陽許氏曰。此章專言行道。必自近始。未有目前日用細微處。不合道。而於遠大之事。能合道者也。君

子之道。其理勢必當如此。故於費隱之後。十三章先言脩己治人。必恕以行之。而謹其庸德庸言。次十四

章。則言正己不求於外。此章則言自近及遠。是言凡行道。皆當如是也。引詩本。是比喻說。然於道中言治

家。則次序又如此。○陸稼書曰。這一章言進道之序。自道不遠人。章至此。乃是一步緊一步。雙峰饒氏謂

其迤邐放開者。謬蓋道不遠人。章因上章說得濶了。故特說個人字。則已切矣。然曰人。則見在未來。皆人

之所當盡也。故又說箇位字。則益切矣。然曰位則高。則遠。邇皆位之所有也。故此章又說箇自邇自卑。則愈切矣。合諸章看。子思一段喫緊爲人之意。何等細密。

辨按卑邇高遠。以精粗言。則道費之小。道費之大。而各有其卑邇高遠也。以地位而言。則由一身之小。而及於國與天下之大。則未始費小之非卑邇。而費大之非高遠也。今觀子思由道不遠人之身。而推及身所居之位。又由身所居之位。而推及一家之妻子兄弟父母。後卽由大孝而推及其受天命與一家之作述。遂有以達天下之情。達孝之繼述。並有以合天祖之漠。似自卑邇而至高遠。僅以地位爲言。而於由粗及精之意。若有所略者。以道理精粗本具於各章之中。且不若實地之易見。故也。至由一身之庸行。而格天人。通神鬼。則已合精粗而一之。無二義矣。饒氏深得其旨。而稼書非之。悞矣。至謂說位字爲益切。豈以子臣弟友之身。之道爲未切乎。以此章自邇自卑爲愈切。豈位在卑邇之外乎。竊恐非子思之所許也。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望

近譬堂藏板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其實一物而已。爲德猶言性情功效。

或問鬼神之說。其詳奈何。曰。鬼神之義。孔子所以告

宰子者。見於祭義之篇。其說已詳。而鄭氏釋之亦已

明矣。其以口鼻之墟。吸者爲魂。耳目之精明者爲魄。

蓋指血氣之類。以明之。程子張子更以陰陽造化爲

說。則其意又廣。而天地萬物之屈伸往來。皆在其中

矣。蓋陽魂爲神。陰魄爲鬼。是其在人也。陰陽合則

魂凝魄聚。而有生。陰陽判。則魂升爲神。魄降爲鬼。易

大傳所謂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故知鬼神之精狀者。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異

近譬堂藏板

正以明此而書所謂徂落者亦以其升降為言耳若
 又以其往來者言之則來者方伸而為神往者既屈
 而為鬼蓋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陽主伸陰主屈
 而錯綜以言亦各得其義焉學者熟玩而精察之如
 謝氏所謂做題目入思議者則庶乎有以識之矣
 謂類問鬼神之神如何曰自是如此此言鬼神實然
 之理猶言人之德不可道人自為一物其德自為德
 ○問鬼神之德如何是良能功用處曰論來只是陰
 陽屈伸之氣只謂之陰陽亦可也然必謂之鬼神者
 以其良能功用而言也今又須從良能功用上求見
 鬼神之德始得○鬼神者二氣之良能是說往來屈
 伸乃理之自然非有安排布置故曰良能也○問伸
 是神屈是鬼否先生以手圈卓上而直指其中曰這
 道理圓只就中分別恁地氣之方來皆屬陽是神氣
 之反皆屬陰是鬼日自午以前是神午以後是鬼月
 自初三以後是神十六以後是鬼問日月對言之日
 是神月是鬼否曰亦是樹木方發生來是神彫殘衰
 落是鬼人自少至壯是神衰老是鬼鼻息呼是神吸

是鬼淳舉程子所謂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
 霆潤之以風雨曰天地造化皆是鬼神古人所以祭
 風伯雨師問風雷鼓動是神收斂處是鬼否曰是魄
 屬鬼氣屬神如柝木烟出是神滋潤底性是鬼人之
 語言動作是氣屬神精血是魄屬鬼發用處皆屬陽
 是神氣定處皆屬陰是魄知識處是神記事處是魄
 人初生時氣多魄少後來魄漸盛到老魂又少所以
 耳聾目昏精力不強記事不足某今覺陽有餘而陰
 不足事多記不得小兒無記性亦是魄不足好戲不
 定蚤亦是魄不足○侯師聖解中庸鬼神之神為德謂
 鬼神為形而下者鬼神之德為形而上者且如中庸
 之為德不成說中庸為形而下者中庸之德為形而
 上者

附大全朱子曰功用只是論發見者如寒來暑往日
 往月來春生夏長皆是○風雨霜露日月晝夜此鬼
 神之迹也○造化之妙不可得而見於其氣之往來
 屈伸者足以見之微鬼神則造化無迹矣○屈伸往
 來是二氣自然能如此一伸去便生許多物事一屈

來便無了一物便是良能功用便是陰陽往來○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以二氣言陰之靈為鬼陽之靈為神以一氣言則方伸之氣亦有伸有屈其方伸者神之神其既伸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有屈有伸其既屈者鬼之鬼其來格者鬼之神○天地間如消底是鬼息底是神生底是神死底是鬼四時春夏為神秋冬為鬼人之語為神默為鬼動為神靜為鬼呼為神吸為鬼○性情乃是鬼神之情狀能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便是功效

輯畧伊川曰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

雙峯饒氏曰造化之迹指其屈伸者而言二氣良能指其能屈能伸者而言程子只說他屈伸之迹不說他靈處張子說得精○張子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天地不窮寒暑耳眾動不窮屈伸耳鬼神之實不越乎二端而已矣○新安陳氏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望

近譬堂藏板

曰二氣以陰陽之對待者言一氣以陰陽之流行者言○蛟峰方氏曰鬼神生長斂藏是孰使之然是他性情如此若生而成春長而成夏斂而成秋藏而成冬便是鬼神之功效○吳氏程曰鬼神雖是說氣而理實在其中故迹專以氣言而良能兼以理言然後其意始備大抵理形而上氣形而下而鬼神則形而上下之間者也不然朱子何以曰良能是說往來屈伸皆理之自然不假安排布置○北溪陳氏曰靈只是自然屈伸往來恁地活潑○蔡虛齋曰前後諸章明道之不可離是皆以其費言而隱即寓於其中惟此一章則言鬼神體物不遺為兼費隱也大抵只用鬼神體物不遺數字亦都說盡了只此便已見道之無所不在了便已見道之不可須臾離了蓋實有是物則實有是氣實有是氣則實有是理盈天地間一氣機之屈伸往來而已焉此即理之所在也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道豈容可離乎○天地之功用即造化之迹也造化指天地之作為處言造者自無而有化者自有而無○張子

曰鬼神二氣之良能也。良能者其往來屈伸自然能如此處卽其靈也。靈則不待使之然而亦不能遏其然。乃所謂自然也。乃所以爲靈也。○其以二氣言者亦言其屈伸而各存所屬耳。非實有兩箇氣而兩氣之外又別有一箇氣之貫者也。故實一物而已。○鬼神三段註蓋程子之說。未見鬼神是陰陽之二氣也。故用張子之說繼之。張子之說未見二氣之良能實一氣之屈伸也。故朱子又以一氣貫之。然後鬼神之義盡矣。朱子之說重一氣上二氣則張子已說子。○陰陽非鬼神。陰陽之能屈伸一往而一來者乃鬼神也。蓋卽氣機之動靜而已。故曰二氣之良能也。曰陰之靈也。曰陽之靈也。蓋天地無心而成化者也。○呂晚村曰鬼神之神卽說鬼神不分兩層。故註云爲德猶言性情功效。不云德卽誠也。蓋鬼神之神無非實有其實有者乃誠也。天地之化只是鬼神其實有是化者誠也。鬼神之神只在氣上說。

釋黃氏洵饒曰鬼神卽陰陽可見者。○中庸其至矣乎以理言鬼神其盛矣乎以氣言理故言至氣故言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吳

近譬堂藏板

盛鬼神爲物之體而物不能遺。中庸亦爲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章句所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是也。陰陽分而言之夫乾靜專其性動直其情大生焉其功效。夫坤靜翕其性動闢其情廣生其功效。合而言之陰順陽健者性也。陽施陰受者情也。陽生陰成者功效也。卽此章觀之。不睹不聞者性也。體物而不可遺者情也。洋洋乎如其上。如在其左右。功效也。○蔡虛齋曰性情功效是一樣字不可分。體用朱子小註謂視不見聽不聞是性情。體物不可遺是功效。蓋亦一時問答之言。意在欲人之意易曉而未必其終身之定論也。抑或者記之誤歟。朱子又曰性情便是二氣之良能。功效便是天地之功用。信斯言也。則張子所論鬼神僅得其體而程子所論鬼神僅得其用歟。故學者於章句則當字字而精研之。至于小註所集語類之言多出於門人之所記亦或其前後之異說其合於章句者則取之以爲證。佐發明其不合者又自爲一例。看可也。功效二字當以下章所謂氣象功效例看。則情狀之意

也○陸稼書曰或謂必合視不見聽不聞始見其盛非也蓋此章雖兼費隱然隱字乃帶言之仍重在費大抵費隱二義在第十二章本並重自道不遠人以於隱蓋下學上達之義也

辨按鬼神即陰陽不曰陰陽而曰鬼神者指其精英處言之也蔡虛齋乃謂陰陽非鬼神陰陽不能屈伸又另有一鬼一往而一來者乃鬼神豈陰陽不能屈伸又另有一良能功用言之便是鬼神耳朱子又云不可道鬼神自為一物其德自其德鬼神便是氣鬼神是實有者便是誠物各一鬼神乃此氣之散殊萬物同一鬼神即此氣之一本所以祭祀之鬼神即吾身之鬼神誠即萬事萬物之誠萬事萬物之神非有二也鬼神誠而非有二也鬼神之體物不遺即道之須臾不離知其須臾不離即戒慎恐懼以體之矣若徒於祭祀郊壇聞見鬼神則離之者多矣此中庸於體物不遺中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兗

近譬堂藏板

指出祭祀言之洋洋如在可知郊壇鬼神即在人心則不遺者見矣此引抑詩之不可度而不可射又可知無時不在人心此鬼神之道而不可須臾離也所以朱子又曰包羅天地只是這陰陽入絲釐毫忽也是這陰陽故總註以為包大小若以鬼神為道中之物只是看小鬼神耳○學曾問鬼神只是氣如何便是道不可離曰鬼神是氣鬼神實然之理便是誠鬼神既體物不遺則天地間屈伸往來無非此實然之理謂非道之不可離乎蓋人心容有不誠鬼神為二氣良能正其太極自然呈露處所以斷無不誠故中庸特指而言之如寒往暑來所謂功用也風雨霜露莫非造化也然即此便是道之燦著處若離此則亦不可以見道矣幽之有鬼神猶明之有禮樂禮樂便是道之燦著處不可以禮樂為器而外此又有所謂道也其實禮樂不過德順之理則一鬼神而已能將天人合一參到至極方與兼費隱包小大之旨了無闕礙○功用造化已是說他能處張子就其功用造化之能而指其為二氣之良能則並他靈處都說

了說他靈處已。是說他誠處矣。○以二氣言以一氣言。是人以此言之耳。若他只是一物。要看其實。一物而已。句。○為德二字。說不得。是理。又說不得。是氣。只得就他。良能之功用。約畧指之曰。猶言性情功效也。性情便是照下不見不聞。說功效便是照下體物不遺。說朱子語類於下節。本有明訓。乃或以性情功效為不分。或以不睹不聞為性。體物不遺為情。洋洋如在。為功效。豈知洋洋如在。即體物之驗。而體物不遺。即為功效乎。此性情原不分。貼動靜。故朱子又云。遺情乃是鬼神之情狀。只言他情狀是如此不見不聞。已無狀矣。殊不知這就是他情狀處。頑按。只說氣未見他變化不測之妙用處。故必曰鬼神。這鬼神變化不測之妙用。不是他有心要如此。無所安排。無所布置。不期然而然。故曰良能。○鬼神為造化之迹。不是指迹為鬼神。以其所以有造化之迹者。乃鬼神也。故朱子曰。微鬼神則造化無迹矣。黃氏洵饒不得其解。乃以陰陽之可見者為鬼神。則是離微而言顯。而下文何以謂其不可見乎。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五

近譬堂藏板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是其為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

謂幹事。

或問。子之以幹事。明體物何也。曰。天下之物。莫非鬼神之所為也。故鬼神為物之體。而物無不待是而有者。然曰為物之體。則物先乎氣。必曰體物。然後見其氣。先乎物。而言順耳。幹猶木之有幹。必先有此。而後枝。素有所附而生焉。貞之幹事。亦猶是也。

語類

問體物而不可遺。是有此物。便有鬼神。凡天下

萬物。萬事。皆不能外。夫鬼神否曰。不是有此物。特便有此鬼神。說倒了。乃是這鬼神了。方有此物。及至有此物了。又不能違。夫鬼神也。體物而不可遺。用摠轉看。將鬼神做主。將物做賓。方看得出。是鬼神去體。

那物鬼神却是主也。○問體物而不可遺。曰：只是這一箇氣入毫釐絲忽裏去。也是這陰陽包羅天地也。是這陰陽間是在虛實之間。否曰：都是實無個虛底。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形。無非實者。○問鬼神者造化之迹。曰：風雨霜露。四時代謝。又問此是迹可得而見。又曰：視之不可得見。聽之不可得聞。何然。又去那裏見得鬼神。至於洋洋乎。如在其上。是又有也。○精氣就物而言。魂魄就人而言。鬼神離乎人而言。不曰屈伸往來。陰陽合散。而曰鬼神。則鬼神蓋與天地通。所以爲萬物之體。而物之終始不能遺也。○問性情功效。因是有性情便有功效。有性情然。所謂性情者。莫便是張子所謂二氣之良能。否。所謂功效者。莫便是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否。曰：鬼神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人須是於那良能與功用上認取其德。○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是性情體物而不可遺。是功效。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至 近譬堂 藏板

日月之盈縮。萬物之消息。變化無一非鬼神之所爲者。是以鬼神雖無形聲。而徧體乎萬物之中。物莫能遺也。○此三句指鬼神之德而言。視不見。聽不聞。無形聲臭味之可聞。可見也。然却體物而不遺。則甚昭然。而不可揜也。所謂體物者。固非先有是物。而後體之。亦非有體之者。而後有是物。萬物之體。卽鬼神之德。猶云卽氣而不可離也。可離則無物矣。所謂不可遺者。猶云無闕遺滲漏。蓋常自洋洋生活。不問乎晦明代謝也。物之聚散。始終無非二氣之往來。伸屈是鬼神之德。爲物之體。而無物能遺之也。○不見不聞。此正指隱處。如前後章只舉費以明隱。

輯畧 明道曰：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同 大全程子曰：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旣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以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聖

近譬堂藏板

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若謂既返之氣復將為方伸之氣必資於此則殊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復資於既斃之形既反之氣以為造化近取諸身其開闔往來見之氣息然不必須假吸復入以為呼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於真元天地之氣亦自然生生不窮至如海水因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已涸之氣却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皆是理也盛則便有衰晝則便有夜往則便有來。○雙峯饒氏曰前章詳於費而不及隱引而不發之意也此章推隱而達於費以發前章未發之意也然弗見弗聞已足以形容其隱矣而復以體物而不可遺言者明隱非空無之謂也故下文言微之顯而復以誠之不可揜申之明隱之所以不能不費者正以其實理之不可揜故也。○朱氏傳曰視弗見聽弗聞德之微也體物不可遺德之顯也。○蔡虛齋曰視不見聽不聞與體物不遺只是一時事。○今人多不解此理而錯認本文意也。

然隱只在費之中即所以體物不遺處無可見聞也蓋其運化機於無迹幹立功於冥冥其曰視不見聽不聞亦是說他那合而為物之始散而為物之終處都無可見聞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也豈謂體物不遺之外別有箇不見不聞者為之體乎。○林次崖曰體物不遺是鬼神之神之盛視之弗見二句乃鬼神

之為鬼神也。○按視之不見二句是性情體物不遺句是功效但其不見不聞處即是體物不遺處不分兩層若謂不見不聞如彼而體物不遺又如此便多一折是不見

二句未見其盛至體物不遺又如此便多一折是不見

該了性情功效蒙引存疑都見其盛矣豈知德字原

兩儀時便是這氣其中萬物亦是這氣以兩儀言之

一屈伸也以萬物言之各各一屈伸也伸者陽之靈屈者陰之鬼所謂二氣也前此方屈後此又伸即所謂一氣也此氣之所以不窮者以其皆實然之理也物有許多般此物非彼物後此之物非前此之物鬼神却只是一氣之流行運用故曰鬼神是主物只

是實。

禎接物是有形質底。鬼神是無形質底。鬼神只是氣。朱子謂有這鬼神了。方有此物。亦只是有此氣。方有此形之意。非謂鬼神與物判為兩件。而有先後之殊也。及至有此物了。又不能違夫鬼神。此又見形不能離氣以自立。故體字只是骨幹之意。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聖 近譬堂 藏板

謂此爾。

問鬼神體物而不可遺。只是就陰陽上說。末後又却以祭祀言之。是如何。曰。此是就其親切著見者言之也。若不如此說。則人必將風雷山澤做一般鬼神看。將廟中祭享者又做一般鬼神看。故即其親切著見者言之。欲人會之為一也。○死便是屈。感召得來。便是伸。問既死之氣復來伸否。曰。這裏便難恁地說。這伸底又是別新生子。問如何會別生。曰。祖宗氣只存在子孫身上。祭祀時只是這氣便自然又伸自家。極其誠敬。肅然如在其上。是甚物。那得不是伸。此便是神之著也。所以古人燎以求諸陽。灌以求諸陰。謝氏謂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已說得是。○問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似亦是感格意思。是自然如此。曰。固是。然亦須自家有以感之始得。上下章自然地說。忽然中間插入一段鬼神在這裏。也是鳶飛魚躍底意思。所以未梢只說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鬼神有無。聖人未嘗決言之。如言之死而致

死之不仁之死而致生之不知於彼乎於此乎之類
與明道語上蔡恐賢問某尋之不知於彼乎於此乎之類
遷之制恐是世代浸遠精爽消亡故廟有遷毀曰雖
是如也然祭者求諸陰求諸陽此氣依舊在如虛吸
之則又來若不如是則死而死而致死之也蓋其子
孫未絕此氣接續亦未絕又曰天地祇山川之神
有此物在其氣自在故不難曉惟人已死其事杳
茫所以難說○舉謝氏歸根之說先生曰歸根本老
氏語畢竟無歸這箇何會動問性只是天地之性當
初亦不是自彼來入此亦不是自此往歸彼只是因
氣之聚散見其如此耳曰畢竟是無歸如月影映在
這盆水裏除了這盆水這影便無了豈是這影飛上
天去歸那月裏去又如這花落便無了豈是歸去那
裏明年復來生這枝上問人死時這知覺便散否曰
不是散是盡了氣盡則知覺亦盡問世俗所謂物怪
神竅之說則如何斷曰世俗大抵十分有八分是胡
說二分亦有此理多有是非命死者或溺死或殺死
或暴病卒死是他氣未盡故憑依如此又有是乍死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焉

近譬堂 藏板

後氣未消盡是他當初稟得氣盛故如此然終久亦
消了蓋精與氣合便生人物遊魂為變便無了如人
說神仙古來神仙皆不見只是說後來神仙如左傳
伯有為厲此鬼今亦不見問自家道理正則自不能
相干曰亦須是氣能配義始得若氣不能配義便
了問謝氏謂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如何曰此句
已是說得好祖孫只一氣極其誠敬自然相感如這
大樹有種子下地生出又成樹便即是那大樹也○
問性情功效性情乃鬼神之情狀不審所謂功效者
何謂曰能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便是功
效問魄守體有所知否曰耳目聰明為魄安得謂無
知問然則人之死也魂升魄降是兩處有知覺否曰
孔子分明言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當祭之時求諸陽
又求諸陰正為此況祭亦有報魄之說○鬼神之靈
光景是昭明其氣蒸蒸蒸感觸人者是焄蒿使人精神
凜然竦然如漢書所謂神君至其風竦然之意是使
神

問死生之說謝曰人死時氣盡也曰有鬼神否

謝曰余當時亦曾問明道先生明道曰待向你道無來你怎生信得及待向你道有來你但去等討看謝曰此便是答底語又曰橫渠說得來別這箇便是天地間妙用須是將來做箇題目入思議始得講說不濟事曰沉魂滯魄影響底事如何曰須是自家看得破始得張亢郡君化去嘗來附語亢所知事皆能言之亢一日方與道士圍碁人自外來道士封一把碁子令將去問之張不知數便道不得又如紫姑神不識字底把著寫不得不信底把著寫不得推此可以見矣曰先王祭享鬼神則甚曰是他意思別三日齋五日戒求諸陰陽四方上下蓋是要集自家精神所以假有廟必於萃與渙言之雖然如是以爲有亦不可以爲無亦不可這裏有妙理於若有若無之間須斷置得去始得曰如此却是鶻突也謝曰不是鶻突自家要有便有自家要無便無始得鬼神在虛空中碎塞滿觸目皆是爲他是天地間妙用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

○大 全 雙 峰 饒 氏 曰 使 天 下 之 人 使 字 最 好 看 見 得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壹

近譬堂藏板

他靈處○陳氏曰承祭祀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之類隨所當祭者誠敬以集自家精神則彼之精神亦集便洋洋流動充滿如神在焉○新安陳氏曰此章自體物而不可遺以上所說鬼神所包甚濶凡天地造化日月風雨霜露雷霆四時寒暑晝夜潮水消長草木生落人生血氣盛衰萬物生死無非鬼神自使人齊明以下方是就無所不包之鬼神中提出所當祭祀之鬼神來說見得鬼神隨祭而隨在流動克滿昭著發見無所不在所謂體物而不可遺者豈不可驗之於此哉○朱氏公遷曰鬼神主乎造化而言是專言之也主乎祭祀而言是偏言之也於二氣良能之中我祭其氣之與我相接者則理之正也鬼神爲德質諸鬼神怪力亂神皆汎以造化之鬼神言齊明盛服以下及敬鬼神事鬼神非其鬼而祭之皆特舉其祭祀之鬼神言也又祭祀之可格者是鬼神之靈質之而無疑者是鬼神之理犬子之不語者是鬼神之妙○黃氏洵饒曰昭明光也焄蒿氣也懷滄情也○宰我曰吾聞鬼神之

名不知其所謂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又曰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是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或問引之朱子曰夫子答宰我鬼神說甚好氣者神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人死時魂氣歸於天精魄歸於地所以古人祭祀燻以求諸陽灌以求諸陰又問其氣發揚於上至神之著也何謂也曰人氣本騰上這下面盡則只管騰上去如火之烟這下面薪盡則烟只管騰上去○陳氏曰齊明是肅於內盛服是肅於外內外交致之功也○東陽許氏曰如在上如在左右此是於祭祀時見體物不可遺處所以章句言乃其體物不可遺之驗○前以天地造化二氣一氣言是言鬼神之全後所謂承祭祀者如天神地祇人鬼及諸祀亦皆鬼神却是從全體中指出祭祀者使人因此識其大者○祭有三曰天神地祇人鬼總言之亦通謂之鬼神大率天神皆陽類也其中亦有陽中之陰如月如五星之金水如雨師之類然終是麗乎天者地祇皆陰類亦有陰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近譬堂 藏板

中之陽山林與川澤對則山林陽也原與隰對則原陽也然終是麗乎地者惟祭人鬼則求魂於天求魄於地是合陰陽而祭之鬼雖是陰其中却是合陰陽來格○何文定曰此是陰陽乍離之際有此聲氣此是祭義所言正意若中庸章句乃是借來形容祭祀來格洋洋如在之氣象此是感召已散而復伸之氣與祭義所指自不同○蔡虛齋曰祖宗雖已沒而有汝身在則祖宗之神固自有在也祭外神而致享亦是此理蓋總是一箇神氣也此亦一本之理其分相當則其心相屬其心相孚則其神相格○盛服兼冠履之屬不專指衣也衣與服不同衣特服中之一件故曰服周之冕又曰冕祭服之冠也論語羔裘玄冠俱是衣服之制內又周公成文武之德一節小註云驚冕諸侯之服也可見服字所該之廣○林次崖曰上既說體物不遺復就祭祀上說此尤顯然易見故言之以爲體物不遺之驗神之格思之神亦是此類之神但不就祭祀時言耳○呂晚邨曰鬼神使人盡其誠鬼神之理誠也人以誠格鬼神之誠人心之誠

也兩邊道理缺一邊便不見下誠字全義祭祀之鬼

神鬼神之一鬼神之誠誠之一

辨按註云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畏敬

奉承指齋明盛服發見昭著指洋洋如在皆鬼神之

能使人如此則可見洋洋如在者人心之自為之而

所以使之洋洋如在者則鬼神之為之也使人如此

是體物人心自如此是物自不可遺之也不得認為

一亦不得認為二○鬼神自是充滿往來然必須有

以感之是吾心之鬼神即氣機之鬼神也雖物化之

鬼神其氣即存在子孫身上然亦必感之而後見蓋

氣機物化之鬼神便是實然之理吾心之鬼神便是

實然之心我無以感之則在我既無實然之心而氣

機物化之鬼神亦不過徒存其實然之理而已與我

何有哉故末節誠字雖指理言而後面實心之誠已

該在此章中二節內朱子謂忽然插入是鳶飛魚躍

底意思正為此○學曾問上蔡謂自家要有便有自

家要無便無豈天下實然之理亦因吾心為生滅耶

曰鬼神他自實有自家要無便無此如不誠無物之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堯

近譬堂藏板

意故朱子謂他有語病合云自己誠敬便有不誠敬

便無這箇無字是不好字纔不誠敬吾心早虛妄了

吾心自遺了鬼神便是自去其骨幹何能植立

禎按鬼神不止於祭祀上見晚邨謂為鬼神之一此

即許東陽所謂於全體中抽出言之也至謂鬼神之

誠誠之一則謬矣天地間都是這陰陽包羅了豈有

二誠即人心之誠尚是鬼神所使即皆鬼神所體而

又安有二乎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况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

敬也思語辭

○朱子曰周禮言天曰神地曰祗人曰鬼三者皆有
神而天獨曰神者以其常常流動不息故專以神言
之若人亦自有神但在人身上則謂之神散則謂之
鬼耳鬼是散而靜了更無形故曰往而不來又問子

思只是舉神之著者而言何以不言鬼曰鬼是散而
靜更無形故不必言神是發見此是鬼之神如人祖
考氣散為鬼矣子孫盡精神以格之則洋洋如在其
上如在其左右豈非鬼之神耶魂者陽之神魄者鬼

之神見淮南子註
得而測度矧可厭敦而不敬乎

呂晚邨曰第三節是祭祀中見鬼神體物處引詩
節則體物中見其不覩聞之隱末節則又轉指出來

反覆說盡費隱
而靜更無形者非以神為有形也散而靜是指他屈

處謙神是發見是指他伸處謙詩辭因說來格是指
伸處言之故不曰鬼而第曰神也○使天下之人節

已是証驗體物不遺句矣如何引詩又證驗上節乎

正為祭祀之鬼神說不盡恐人於承祭時便知有鬼
神於屋漏時便厭斲而不知有鬼神故又就詩指鬼

神之無往不在不可度自不可射也於體物不遺意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至

近譬堂藏板

又深警一步矣○君子體道不外主敬之功夫不覩
不聞與隱微之際所以必主敬而不敢忽者以此心
之出入即鬼神之出入也鬼神之出入便是誠然之
理吾心之出入而必敬者便是以誠然之心體誠然
之理也彼不知戒懼慎獨有誠而不體便是有鬼神
而不見耳其實鬼神未嘗遺之也不可度斯不可射
已為抑詩道盡中庸引之以見誠不可揜最精
禩揜不可度便是不見不聞不可射便見鬼神無物
不體也不但說他微處兼是說他顯處蓋即微即顯
本非有二即上節雖是祭祀中見鬼神體物然洋洋
如在而不能定其在者又何嘗非不可見不可聞也
晚邨分上節為體物此節為不覩聞之隱誤信陳氏
之說至謂末節轉
指出來皆謬也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

之不可揜如此

語類有是實理而後有是物鬼神之德所以為物之體而不可遺也

附大全朱子曰鬼神只是氣之屈伸其德則天命之

實理所謂誠也○鬼神主乎氣為物之體物主乎形

待氣而生蓋鬼神是氣之精英所謂誠之不可掩者

誠實也言鬼神是實有者也屈是實屈伸是實伸合

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昭昭不可掩如此

同雙峰饒氏曰中庸誠之一字方見於此蓋為自此

以後言誠張本也後章誠字即此章誠字但此章誠

字是費之所以然處以理言也後章誠字是以貫眾

費而有諸已處以德言也皆所謂隱也○雲峰胡氏

曰誠者中庸一書之樞紐而首於此章見之漢儒皆

不識誠字宋李邦直始謂不欺之謂誠徐仲車謂不

息之謂誠至子程子始曰無妄之謂誠子朱子又加

以真實二字誠之說盡矣六經言誠自商書始書但

言鬼神享人之誠而中庸直言鬼神之誠其旨微矣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近譬堂 藏板

鬼神者造化陰陽之氣誠者即造化陰陽之理也○

呂晚邨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記曰一動一靜者

天地之間陰陽動靜之妙全在四箇一字上看鬼神

亦只是此理全在屈伸至反處最是天地間靈機妙

用極杳冥恍惚事却無非實者乃所謂誠也自無之

有是誠自有之無亦是誠單說一邊不得微之顯從

上文祭祀指出誠之不可掩非謂鬼神之德只在昭

著處也○誠在天地之間為實理在人為實心必有

此實心而實理始為我有仁孝而饗帝饗親非禮勿

視聽而聰明正直上蔡所謂要有便有要無便無鬼

神至誠之理盡此矣○葉龍泉云人物明而可見故

先言費而後言隱鬼神幽而難知故先言微而後言

顯愚以為亦無他都從氣上指理耳鬼神氣也人心

亦氣也天地之氣惟鬼神最奇幻人之氣惟心最神

靈皆若杳冥恍惚不可測而其實止一理為之誠而

已矣然則天地間孰非誠之為乎

陳氏曰此理雖隱微而甚顯以陰陽之往來屈伸

皆是真實而無妄所以發見之不可揜如此詩云三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中庸 卷二

卒

近警堂藏板

向視弗見聽弗聞意微之顯誠之不可掩說如在上
在左右意○新安陳氏曰未二句又該貫上章首五
句去雖因祭祀而發不止為祭祀言也視弗見聽弗
聞鬼神之神雖無形而難知其為體物而不可遺是
顯著而可見微字與誠字對顯字與不可掩對自其
妙言之曰微自其實言之曰誠鬼神之神誠而已矣
實有是理故實有是陰陽之氣實有是氣則實有是
鬼神其所以為物之體而不可遺其所以洋洋如在
之發見顯著而不可掩者無非以其實故也鬼神之
德豈有出於誠之外者哉通考黃氏洵饒曰夫微謂
不見不聞顯謂在上在左右誠就理言○大學誠字
就人身上說中庸言顯微者三首章言莫顯乎微卒
章言知微之顯以心言此章夫微之顯以理言也○
蔡虛齋曰凡天下之無形與聲者類皆偽焉而已矣
惟鬼神也雖無其形無其聲而實有其理也故陰陽
之合實有是合也陰陽之散實有是散也惟其實有
是合故合則為物之始惟其實有是散故散則為物
之終是豈容掩也哉○呂晚邨曰異端件件歸虛無

任山河世界皆為幻妄聖學事件歸實有在靈奇恍
惚皆為日用誠者實也有也舉天下事物之實有皆
可信惟鬼神最渺茫難信此處看得實有則天下無
事物非此理矣此中庸言誠發端於鬼神意也○天
地間至荒忽難信之事無如鬼神然皆實理之所為
實心之所有則天地間事理無一非此可知此是中
庸第一箇誠字却從鬼神說起煞有妙義

按朱子語類云不可謂鬼神自鬼神其德自其德
又曰不成中庸之為德以中庸為形而下者其德為
形而上者乃大全所引朱子之說以鬼神為氣之屈

伸其德為天命之實理悞以德指誠不知章句明云
猶言性情功效也詖舛無疑○此節只一之字要
若作微而又顯已是漸作兩層無怪乎不能體道者
只於顯處認取耳陳新安以微字與誠字對顯字與
不可掩對如何成得道理惟即微即顯不是二物亦
並不是二時則誠之不可掩已貫微顯而一之矣○
以微屬誠則顯處亦是誠為之原說不去人猶見及
以微為不可掩又似說不去於是參用新安之半而

以爲顯之不可掩此更謬也看透之字則微顯已不分兩箇故不可掩亦必微之顯纔不可掩不然則顯是煞板定底如何能體物不遺如何便不可掩只看上說如在畢竟說洋洋纔說如在說不可射畢竟說不可度纔說不可射是體物不遺總不曾脫離不見不聞則可知矣註中陰陽合散陰陽便已不見不聞合散便指體物此已兼微顯而言之無非實者誠字已總承微之顯故其發見之不可掩如此這發見二字人都當顯說則不消於不可掩之上又冒此二字矣豈知朱子不第曰不可掩如此而必曰發見之不可掩如此者正就之字上指其微之所以發見於顯卽昭昭靈靈處非單貼顯也所謂鳶飛魚躍意思正是如此○既卽微卽顯顯不可掩早已是微之顯纔不可掩其中都是實實如此故曰誠爲之也微之顯顯是上文說過不可掩之如此亦是上文說過此句單要逼揆出誠字來耳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空

近譬堂藏板

乃諸儒悞以不可度節證不見不聞而又以顯爲指在上在左右祇成亂窺耳豈知夫微之顯直承視弗見聽弗聞體物不遺來○朱子謂鬼神是實有者以鬼神卽誠而無有二也晚邨解作誠者實也有也便不是蓋一伸便有一屈便無有是實有無是實無若但將誠字當有字看則失之矣又謂天下事物實有皆可信惟鬼神渺茫難信則已將鬼神看在此物實有外非中庸兼費隱之旨矣至謂微之顯從上文祭祀指出誠不可掩亦悞認頭項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章兼費隱包小大而言

語類問中庸十二章子思論道之體用十三章言人之爲道不在乎遠當卽夫衆人之所能知能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不能行第十四章又言人之行道當隨其所居之分而取足於其身曰此兩章大綱相似曰第十五章又言進道當有序第十六章方言鬼神之道費而隱蓋論君子之道則卽人之所行言之故但及其費而隱自存論鬼神之費則本人之所不見不聞而言故先及其隱而後及於費曰鬼神之費便是君子之道非有二也

同大全胡氏曰此前三章說費之小處言日用之間道無不在此後三章說費之大處言道之至近而放乎至遠中間此一章以鬼神之微顯明道之費隱而包大小之義所以發上章未發之蘊而貫前後六章之旨且爲下文諸章之論誠者張本也○東陽許氏曰此章獨言鬼神直以隱言所謂弗見弗聞是隱體物不遺是費故曰兼費隱體物不可遺是鬼神之大者下獨指祭祀者言是鬼神之小者故曰包大小是於費隱之中包大小也兼者並舉之辭包者涵養之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奎

近譬堂藏板

謂○吳氏程曰兼者兼舉而明列其事包者包括而默含其意○黃氏紹曰中庸自十三至十五章卽其近且小者言則爲費之小自十七至十九章卽其遠且大者言則爲費之大道無不包語大語小無不在而不可以形迹求故曰費而隱性妙於無形不可以言費致著於有迹不可以言隱此道所以言費隱小大而性教不可以費隱小大言也對舉而並言之則曰兼舉此以該彼則曰包十六言費言隱而不言小大故曰兼費隱兼小大○黃氏洵饒曰兼費隱包費隱故曰包費隱兼小大○黃氏洵饒曰兼費隱包大小者費用有小有大故曰包誠卽是大極則亦費矣亦字有意蓋謂前後三章皆說費鬼神一章本就隱而言所謂則亦費矣○費之小卽章句所謂庸行之常費之大卽所謂推之以極其至然非有以盡乎費之小則亦無以極乎費之大○陸稼書曰此章誠字乃一篇之歸宿其以鬼神言之者蓋道不離乎形氣前以鳶魚言道卽物之形以見道也此以鬼神言道卽物之氣以見道也○仇滄柱曰先儒謂誠之一

字爲下半部中庸張本其實上半部內何嘗不隱含誠字耶天命之性非實理乎明道行道非實心乎然必於言鬼神露出誠字者直從造化根源說到人心其義尤爲周盡也

興東陽許氏曰此章自費隱章造端夫婦語意來此章察乎天地意也一節總言鬼神之德二節言鬼神之大者三節以祭祀言鬼神之小者四節與二節同五節又總贊鬼神之德誠即鬼神之德也○仇滄柱曰天地間止一氣之流行以動靜分別陰陽故有二氣其氣之消長屈伸自然而然者即理也非先有理而後有氣宋儒晰理氣爲二終屬可疑即周子所謂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者原非先有太極而後有陰陽蓋太極初不離乎陰陽乃指陰陽之粹然者爲太極也

隱按道之費處易說隱處難說然道既是費而隱則隱又不容不說於是舉鬼神不見不聞之至隱者而指其體物不遺則體與用並見矣包羅天地是這陰陽入絲釐毫忽也是這陰陽則包小大之義有其中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奎

近警堂藏板

矣○離氣言理則理無所見然混理氣爲一箇亦不得蓋天地間固是一氣流行以動靜分別陰陽然試思此陰陽未分之先却只是一箇渾淪底事物只爲這渾淪底事物具有這陰陽五行許多道理方會去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如何謂非先有太極而後有陰陽至既生陰陽則太極又不離乎陰陽而陰陽之粹然者即爲太極矣滄柱猶偏看一邊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

論呂曰中庸之行孝弟而已如舜之德位皆極流澤之遠始可謂盡孝故祿位名壽之皆得非大德其孰能致之○游曰中庸以人倫爲主故以孝德言之同趙氏憲曰夏后之時猶封虞思虞遂至周武王克殷乃復求舜後得媯滿封之於陳左傳虞幕裔孫虞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近譬堂 藏板

闕父為周陶正，武王以元女妻其子滿，而封諸陳，使奉虞帝祀。滿諡胡公。自胡公至桓公，十二世入春秋。桓公二十三年，魯隱初立，陳始終。春秋凡十二公，當哀公十七年，楚滅之，陳滅而田恒得政於齊。至威烈王，田和列為諸侯，卒為建國。秦始皇三十六年，王建降秦，滅齊。二世元年，齊王族田儼及從弟榮、弟橫皆豪傑，宗彊，儼畧定齊地，皆自立為王。漢高祖召橫自劉，舜祀始絕。○大全：西山真氏曰：舜以聖德居尊位，其福祿上及宗廟，下延子孫，所以為大孝。舜所知孝而已。祿位名壽，天實命之，非舜有心得之也。○宣氏曰：書孟子論舜之孝，言孝之始，指事親之實也。中庸言孝之終，發明其功用之大也。○新安陳氏曰：孟子稱舜為大孝，以親底豫，天下化言。此稱舜為大孝，以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言何也？常人使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尚謂之孝。舜德為聖人而能尊富，饗保如此，豈不可為大孝乎？○東陽許氏曰：舜其大孝也，與一句是綱，德為聖人，下五句皆孝之目，為人子者，以有德光顯祖

父為榮，舜之德則至于聖人，為天子則祭祀奉養之禮極其尊，有四海則祭祀奉養之具極其備。宗廟享之，却是就舜身上說。昔舜傳禹，禹即位祀舜為宗，而又封商均於虞，虞亦立廟祀舜，及其祖父至周，武王又封舜後胡公，滿於陳，則是子孫保之也。○蔡虛齋曰：大孝者，非常之孝也。下文云：皆大孝之實也。然必以德為聖人，序於尊富，享保之上，此又非偶然者。故下節只提起大德與祿位各壽相對說。○此大孝二字，連功效都該了。○陸稼書曰：這一章同下二章，皆是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乃費之大者。而此章則就德之動天者，以見其大也。不是說必如此，然後為孝，要見得如此，亦不過完得一箇孝極。古今不常有之事，皆是孝中所有，可見庸德之分量。無窮無盡，夫子恐人將孝字看小了，有一二分德行，便自以為能顯親，有些小爵祿，便自以為能尊親，致歎於舜光前裕後，便自以為能慰親心，故不覺深致歎於舜曰：舜其大孝也。與蓋言孝之量本大，惟舜能全乎其量，此一句是綱，下五句是目，德為聖人，其顯親之大

何如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享之。子孫保之。其尊親養親。慰親之大。何如。○呂晚村曰。有謂舜宗堯既得堯之天下。遂奉堯之先。則後之人宗舜。亦必遂奉舜之先。堯禪舜。子孫不失為大國之君。則舜禪禹。亦當不失為大國之君。全以私心說壞。聖人舍其祖宗而認人祖宗。而又冀他人以之為祖宗。而皆以天下為餌。豈復成聖人乎。惟和尚法嗣。則然。然則和尚皆大孝乎。况舜只受終文祖。無奉堯之先之事也。其論子孫保之之義。不甚悖。然不失大國之君。以大孝之德耳。豈以禪人為子孫之保哉。又曰。享保之福。皆舜大孝所致。中庸推極其至。以見大德必受命。舜意。計中並無此事也。今謂舜為享保。計而宗堯禪禹以圖之。不但誣聖亂道。說得大舜亦太拙甚矣。其說之謬。總由錯認德為聖人。以下三句。皆所以為大孝。而不知為大孝之所致。思必得享保以孝。其親則不得。不宗堯禪禹。陰曲以圖之矣。

呂晚村曰。章意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舉舜做箇樣子。自古以來。聖人止有帝舜。渾純是一孝做。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近譬堂 藏板

成底。觀虞書四岳薦舜。升聞陟位。只是一孝。以孝做到聖人。以孝做到天子。以孝做到富有四海。宗廟饗子孫保。如此說來。方合章意。時解輒云。以聖人之德。孝其親。以尊富饗保。孝其親。道理便倒。與章意不合矣。如必尊富饗保。而後為孝。是孝非庸行也。以此即為孝。則秦漢唐宋諸君。皆大孝乎。若云善則歸親。以聖人之德。孝其親。則古來聖人。皆是何獨指一舜耶。○大德必受命。通章即此一意。推詳反覆。以見庸德之極。其用廣如此。若謂德為聖人。以下是舜。以此孝其親。故稱大孝。則與下文自為矛盾。末節當云。必受命者為大德矣。豈其然乎。此謬實始於陳壽翁。許白雲而後之。講說因之。失朱子之意遠矣。○許白雲謂大孝句。是綱。下五句。是孝之目。此句便講。陳定宇謂德為聖人。以下皆是推極其至。似矣。如何又云。舜為聖人。尊富饗保。如此。豈不可為大孝乎。然則定宇之所謂。極其至。亦是倒看。不知德為五句。即下文祿位名壽受命。同皆所謂。極其至也。或曰。如子言。則德為聖人。句。應與下四句分出矣。曰不然。此德字。與後德。

字異卽下節必得其各名字之意言其以孝成聖人之名也故下文德字上加一大字便是大孝替身語與此德字分別矣如此然後知首句是庸行之常下五句是極其至聖人句原當平列提出不得也

辨按朱子或問甚善程子張子呂氏侯氏之說今程子張子惟論理數德氣而未及本文成其爲大孝之意惟呂氏謂舜之德位皆極流澤之遠始可謂盡孝則知不如此不足爲大孝矣而侯氏亦云舜匹夫也而有天下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以天下養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孝之大也則亦未嘗不以尊親養親光前裕後爲大孝矣許白雲正發其說而晚村非之謂尊富饗保而後爲孝則孝非庸行且以此爲孝則秦漢唐宋諸君皆大孝矣若云善則歸親以聖人之德孝其親則古來聖人皆是看來晚村只見得一邊未曾通徹蓋舜其大孝也與一句方總冒起以下乃見大孝之實德不至於聖人則不足以顯親不至於尊富饗保之兼隆則不足以榮親慰親此本是天地間正理非大孝而何但推言其本則舜又不靠此方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近譬堂 藏板

成大孝而庸行之常旣極其至則德自爲聖人而尊富饗保自有必得而莫能外者矣許氏白雲見得本文正面一層於推言其本之意留在下節必得內發之末爲大失晚村抹去顯親榮親慰親之說則下五句但言大孝之驗而所以爲大孝者竟未及言則首句虛冒反覺落空矣至謂以尊富饗保爲孝則秦漢唐宋諸君皆爲大孝不知此上自有德爲聖人一句惟非倖致所以爲大孝至諸聖人有舜之德而無尊富饗保之隆則於大孝之量有所未滿而惟舜之大孝爲不可及矣○晚村謂一孝做成聖人則已抹去大孝大字蓋孝到大處便是德到聖人處亦不分兩層又謂不重德字止取聖人二字卽下節必得其各名字尤爲臆說○此正與舜其大知也與一樣文法惟其爲大知所以不自用而取諸人非靠此成大知然大知正於此見不然則亦何足以爲大知故此章兼其爲大孝所以德是聖人之德福必尊富饗保之兼至然以德顯親以福榮親慰親犬孝之實亦何嘗不於此見其至而必欲抹去之何耶○以孝爲庸行

之常。以下五句爲推之以極其至。此似是而實非也。孝庸行之常。而旣爲大孝。則已極其至矣。下五句只申明大孝之實。原該在首句之中。奈何以首句爲庸行。而以下五句爲極其至乎。惟如此看。則不得不靠下五句以成大孝矣。

禎按此節書。以孟子天下悅而歸已。與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兩處參看。則道理自圓。替賸底豫而天下化替賸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分明。大孝中具。有德爲聖人。與尊富饗保之理。此晚村所見一層也。孝莫大於尊親。尊親莫大於以天下養。雖遇有不齊而孝之理。必以此爲大。此許氏諸儒所見一層也。本節是孟子孝莫大於尊親。養親意居多。下大德必得是孟子天下悅而歸已。替賸底豫。而天下自化。意居多。○許白雲以宗廟享之爲就舜身上。饗後人之祀。說亦覺穿鑿。宗廟自該及祖宗。然則舜及身時。將不饗先人耶。

故大德必得其位 必得其祿 必得其名 必得其壽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宅

近譬堂藏板

舜年百有十歲

○大全問大德者必得位祿名壽乃理之常。然獨孔子有德而不得位祿與壽。惟得聖人之名耳。此乃氣數之變。黃氏洵饒曰。舜生知之者。又揖遜而得天下。舜得其常。孔子不得其常。乃氣數有盛衰故也。○此皆從十二章至十五章庸行之常。推致至此。○蔡虛齋曰。若以大德當大孝。則祿位與名壽都是大孝之實。今却說大孝了。方得那祿位名壽。豈不與上文意背邪。曰。只看上文以德爲聖人。序於尊富享保之上。便聖有意在愚。故曰。章首大孝二字。將祿位名壽都該了。下節只把德爲聖人做本領。而以其他皆是聖德之致要之。并歸於大孝也。○陸稼書曰。尊富饗保非僥倖而得之。皆德之所自致。蓋德既大。則一身之榮枯皆聽之。渺茫不可知之數。德既大。則古今之盛遇皆操之。夙夜宥密之中。故大德未嘗有求位之心也。而九五之尊。直可以德必之。大德未嘗有干祿之念也。而共球之貢。亦可以德必之。名非大德所敢要。

也。而令聞令望，必歸大德。壽非大德所敢祈也。而朔
頤耄耋，必在大德。自古之有德者皆然，而舜其彰明
較著者矣。

異 蔡虛齋曰：此亦是卽舜之事而論其理如此。與下
文栽者培之同意，非專就舜一人言也。其曰舜年百
有十歲者，章句以證其實也。亦見此節是因舜言也。
○言大德必得其位，則可言必得天子之位，則不可
以舜事安在。本文外爲當。○一說凡有德者皆必得
其位有大德者必得天子之位，下文不曰故大德者
必受命乎。此章之微旨也。此說亦有理。○呂晚村曰
第二節緊貼舜講下文漸說開去，得名卽指德爲聖
人得壽固是年多，而宗廟饗子孫保亦卽其事也。故
此節大德專就孝言，名壽皆歸本於此。
辨 按章首原提舜其大孝也與一句，則通章自是說
舜。況本節明用故字承頂而註又明解舜年百有十
歲句，則其緊貼舜說無疑矣。乃虛齋謂以舜事安在
本文外爲當，愚意正貼舜說所以連下四必字以見
大孝之德所自有，乃指其已然而信之之辭。故下文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矣

近譬堂藏板

卽生物之因材，令德之申命，以明大德必受之故。若
他聖人則雖不無大德如舜而祿位名壽之不得者
多矣。下二節亦非漸漸開去，但言天之生物，詩之申
命，原只引證上事耳。
禎按：凡看書最忌牽合。大德必得，惟舜得其常。孔子
不得其常，侯氏之說。朱子取之至楊氏謂顏子雖天
而有不亡者存，則以爲衍說。侯氏於孔子旣已培之
則以爲自相矛盾，惡其牽合附會也。晚村以宗廟饗
子孫保爲必得其
壽，正犯牽合之病。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爲培，氣反而游

散則覆。

語類 問氣至而滋息爲培，氣反而流散則覆。日物若
扶植種在土中，自然生氣湊泊他，若已顛倒則生氣

無所附著從何處來相撲。如人疾病。此自有生氣。則藥力之氣依之而生。意滋長。若已危殆。則生氣流散。而不復相湊矣。○問栽培傾覆。曰。只是一理。此亦非是有物使之然。但物之生時。自節節長去。恰似有物扶持也。及其衰也。則自節節消磨將去。恰似有推倒它。理自如此。唯我有受福之理。故天旣佑之。又申之。董仲舒曰。爲政而宜于民。故當受祿于天。雖只是疊將來說。然玩味之。覺他說得自有意思。
○大全永嘉薛氏曰。天人之應。至難言也。而聖賢常若有可必之論。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今日大德而謂之必得其位。必得其祿。與名壽聖賢何若是爲必然之論。而亦豈能盡取必於天哉。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質而加厚焉。其本固者。雨露必滋培之。其本傾者。風雨必顛覆之。其培之也。非恩之也。其覆之也。非害之也。皆理之必然者也。○新安陳氏曰。以理言。則必然。以數言。則或不必。然理者其常。而數者其變也。○東陽許氏曰。栽培傾覆。言天之於物。其理如此。實以喻人。栽傾屬人。培覆屬天。栽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堯

近譬堂藏板

傾是其材。培覆乃篤也。如此章大舜之德。是栽也得。四者是培之也。桀紂傾也。喪亾覆之也。下引詩皆是。因栽而培之。章句氣至兩句。只是培覆之訓。詁不是。說盡此節之意。○蔡虛齋曰。物字兼動植。小註謂其本固者。雨露必滋培之。其本傾者。風雨必顛覆之。以本固者。雨露必滋培之。其本傾者。風雨必顛覆之。以此只說得植物耳。章句曰。氣至而滋息。爲培氣。反而游散。則覆氣。字豈指雨露風雨之屬耶。蓋其氣即在。那物身上。是物自帶得箇培覆之理來也。○言因其材而有所加也。篤字非全好字。栽者培之。固篤也。傾者覆之。亦篤也。皆因其本質之異。而異其所加也。篤厚也。厚加也。人多不悟厚之爲加。○林次崖曰。天之生物。條語意云。天之生物如此。今以舜之大德。而祿位名壽之必得者。固上天因材而篤之意也。○陸稼書曰。不觀生物之天乎。生物者天也。而物之榮莖。天不能主。特因其材焉耳。天非有心厚之。亦非有心不厚之也。其材而爲栽者耶。栽者固有可培之理。天則因而培之。培之者天。而所以致天之培者。仍物也。其

材而爲傾者耶。傾者本有可覆之理。是覆之而所以致覆者亦物也。○呂晚村曰：材兼栽傾。栽乃對德言。按物字原不單指植生之物。言故註中氣至而滋息爲培。氣反而游散則覆。凡有此形皆有此氣。凡有此氣皆有此理。不第植物爲然。語類云：物若扶植種在土中。自然生氣湊泊他。若已傾倒。則生氣無所附。着此就顯而易見者。以明之。蒙引說是。但小註雨露必滋培之。風雨必傾覆之。亦偶就植物說。謂一般風培。本傾者遇之而顛覆也。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也。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字

近譬堂藏板

○大全雙峰饒氏曰：栽培傾覆。只將天之生物喻天之眷聖人。嘉樂君子。憲憲令德。便是栽。受祿保佑申之。便是培。○東陽許氏曰：可嘉可樂之君子。其令善之德。顯顯昭著。宜於人民。故受天之祿。而爲天下之主。既受天祿矣。而天又保之。佑之。復申重之。其所以反覆眷顧之者如此。又重明上文大德必得四者之一節也。○林次崖曰：嘉樂君子。條語意云：君子宜民。宜人。必受祿于天。如此。今舜之大德。而祿位名壽之必得者。是固君子受祿于天之意也。○陸稼書曰：又不觀之周詩乎。言可嘉可樂之君子。其德既宜於在野之民。在朝之人。而受天祿矣。而天之於王。猶反覆眷顧之。不厭。既係愛之。佑助之。寵命之。而又申重之。其已然者。如彼。其方然未然者。又如此。夫詩言令德之宜民人。卽物之栽者也。受祿而保佑申。卽天之培也。天亦因君子之材而篤之耳。祿之受。孰非德所自致乎。○呂晚村曰：有謂引周詩卽下章尊頌周德受命之意。此論不然。此章專就舜說。下章專就周家說。總以明庸行之至。以見道之費。虞周都是引證耳。雖

大意未嘗不關通。然各自話頭。若謂引詩爲下章針線。則文王之什。及周頌中言周家受命語甚多。豈不更明切。而引此泛用之辭耶。詩言君子。不指文武周公。而引詩者。欲借以指文武周公。不太費分疏。周折耶。

辨按上文言天必因材而篤。未切定大德受命上說。故又引詩言君子有令德而自受祿於天。以明大德必得位祿名壽之皆天因材而篤也。時解謂重受祿不知仍重令德。宜民宜人。正指令德之實。安得不受祿於天。所以下文緊以大德必受命結之。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命爲天子也。

或問十七章之說曰。程子張子呂氏之說備矣。楊氏所辨孔子不受命之意。則亦程子所謂非常理者盡之。而侯氏所推以謂舜得其常。而孔子不得其常者。尤明白也。至於顏跖壽夭之不齊。則亦不得其常而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主 近譬堂藏板

已。楊氏乃忌其所以論孔子之意。而更援老聃之言。以爲顏子雖天而不區者存。則反爲衍說而非吾儒之所宜言矣。且其所謂不區者。果何物哉。若曰天命之性。則是古今聖愚公共之物。而非顏子所能專。若曰氣散而其精神魂魄猶有存者。則是物而不化之意。猶有滯於冥漠之間。尤非所以語顏子也。侯氏所謂孔子不得其常者。善矣。然又以爲天於孔子固已培之。則不免有自相矛盾處。蓋德爲聖人者。固孔子之所以爲裁者也。至於祿也。位也。壽也。則天之所當以培乎孔子者。而適以丁氣數之衰。是以雖欲培之。而有所未能及。爾是亦所謂不得其常者。何假復爲異說以汨之哉。

輯畧伊川曰。知天命。是達天理也。必受命。是得其應也。命者。是天之付與。如命令之命。天之報應。皆如影響。得其報者。是常理也。不得其報者。非常理也。然而細推之。則須有報應。但人以淺狹之見求之。便爲差誤。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唯有德者能之。如修養之永年。世祚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者。皆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圭

近譬堂藏板

此道也。○張子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夭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呂曰：命雖不易，惟至誠不息，亦足以移之。此大德所以必受命。君子所以有性焉，不謂命也。○侯曰：舜匹夫也，而有天下，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以天下養宗廟，饗之子孫，係之孝之大也。位祿名壽，必得者，理之常也，不得者，非常也。得其常者，舜也，不得其常者，孔子也。舜自匹夫而有天下，裁者培之也。桀自天子而為匹夫，傾者覆之也。天非為舜桀而存亡之也，理固然也。故曰：大德必受命，必言其可必也。

同 大全陳氏曰：孔子德與舜同，而名位祿壽，乃與舜反何也？蓋有舜之德，而必得其應者，理之常也。有孔子之德，而不得其應者，理之不得其常也。大抵聖人之生，實關天地大數，天地之氣，自伏羲至堯舜，正是長盛時節。堯舜稟氣清明，故為聖人，又得氣之濃厚，所以得位得祿，又得氣之長遠，所以得壽。周衰以至春秋，天地之大氣數已微，雖孔子亦稟氣清明，本根已栽植，然適當氣數之衰，雖培擁之而不可得，所以不得祿位，僅得中壽。蓋理之不得其常也。○新安陳氏曰：必者，決然之辭，必得其位，至必受命，六必字皆是常理之必然者。此一句總結上文意。○林次崖曰：故大德者，必受命條，還是就舜上結泛結，說不得受命。○陸稼書曰：自古大德之君，受天命而為天子，皆自其德必之，其權不在天，而在德。舜之所以為大孝者，如此。若使其受命，特僥倖而得之，斯亦不足以為孝矣。夫極宇宙非常之德業，皆是這孝內所有，孝之無窮盡如此，莫非道之費為之也。

異 雲峰胡氏曰：前言父母之順，在於宜兄弟樂妻祭，不遇目前之事費之小者也。此言孝之大，在於宗廟

饗子孫，係則極其流澤之遠費之大者也。前言費之大，小則曰：居易以俟命，學者事也。此言費之大，則曰：大德必受命，聖人事也。裁者培之，是言有德者天必厚其福，可為居易者，勸傾者覆之，是言不德者天必厚其毒，可為行儉者戒矣。所引詩專為裁者培之而言。

也○東陽許氏曰自舜其大孝至子孫係之一節言舜之事實自故大德至必得其壽一節泛言理之必然自故天之生物至覆之一節言善惡之應所必至後引詩又證有德之應如此故以大德者必受命結之○呂晚邨曰看總註由庸行之常此指孝而言本也推之以極其至此指德為聖人以下而言末也大德必受命言凡庸行之常苟能充之以至其極皆可以為聖人而受天命是中庸以道不遠人勉人之意如俗說則反德為本而孝為末必為聖人而受命乃可以為庸行之至矣

辨按此章每下必字皆因舜之大孝受命而深嘆之總不宜推開在凡聖人身上說勉人由庸行以極其至自是餘意不消粘帶不放耳總之孝到大處便是庸行到至處聖人以下數句一並該了非大孝為庸行而德福兼隆為極其至也許氏以下五者為大孝之目目正不在綱之外耳晚邨於此處尚未徹而以孝德分本末更非孝即德大孝即大德大德受命正結大孝○學曾疑大孝即大德則舜其大孝一句之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三

近譬堂藏板

下似不必更說德為聖人一句矣曰若非德為聖人則孝之本已虧了如何可稱大孝若非尊富饗保之兼至則亦未盡尊養其親之量亦如何可稱大孝所以必並列在這裏到次節却只提大德言之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

所以然者則為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同大。全黃氏洵饒曰庸行之常即費之小推之以極其致即費之大然非有以盡乎費之小則亦無以極乎費之大若無前三章道德不能做得後三章事業可見費之大也

異新安陳氏曰大孝也德為聖人以下皆是推極其至○黃氏洵饒曰庸行之常亦是庸德之行與此對說故曰見道之用廣行之常謂舜之孝極其至謂天子位

